

西湖志

卷八

蘇東坡

西湖志卷四十三

詩話

摛采鋪文發江山之氣霏瓊屑玉傳風月之神蓋詩以足言而言以足志咏歌嗟歎之下或旨遠趣深或事遐情隱往往形諸齒頰言者津津聽者娓娓亦風雅之緒餘湖山之逸響也爰蒐談苑博採語林以爲登臨揮塵之一助云志詩話

唐詩紀事宋之間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曰鶯嶺鬱岩堯龍宮鎖寂寥句未屬有老僧點長

明燈問曰少年夜久不寐何耶之問曰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請吟上聯卽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間愕然訝其道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剗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尙遐異披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

謹案孟啟本事詩云宋考功靈隱寺詩第二聯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宋計敏夫作唐詩紀事遂徵用之考賓王集中有在江南贈宋五之間詩又有兗州錢宋五之間又送宋五之間得涼字詩

詩中皆極綢繆縹緲之意則竝非不相識者且同屬高宗朝人年齒亦不應老少相懸若此故宋劉定之遂云之問夜吟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以終其篇特設爲兩人不相見之詞以圓其說明郎瑛七修類稿又云意者之間但知賓王被戮而不能料其脫身爲僧總屬疑似之見但孟啟以唐人紀唐事或非無據姑闕疑以俟參考

韻語陽秋張祐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歷僧寺往往題咏如題孤山寺云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澀空院落花深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巖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隱皆有佳作李涉在岳陽嘗贈以詩曰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新

釘張生一首詩自餘吟着皆無味信知僧房佛寺賴其詩以標榜者多矣

東坡題跋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高僧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唐韜光禪師自錢塘天竺來住此山樂天守蘇日以此詩寄之慶曆中先君遊此山猶見樂天真蹟後七年軾南遷過虔復經此寺徒見石刻而已

錢塘志辨訛贛州有天竺山在貢水東舊有修吉寺唐

元和初僧韜光自錢塘天竺駐錫於此白香山有寄
韜光詩此正是贛州天竺也讀者因詩中南峰北峰
桂子天香等句而樂天又曾官杭州太守遂認爲杭
之天竺寺載之錢塘志中誤矣且東坡亦有天竺寺
詩其序云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爲予言近城山
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筆勢奇逸墨跡如新今四
十七年矣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又宋人
李朴有天竺山詩天竺崎嶇絕海邊何人分作贛江
禪以兩家之言觀之白詩當屬贛州無疑

謹案西江志云天竺山在贛州府城西四里舊有修吉寺唐元和僧韜光自錢塘天竺駐錫於此故名祝穆方輿勝覽云虔州天竺寺在水東三里東坡天竺寺詩序云云又東坡書樂天此詩後云云是此詩固寄虔州也考韜光住錢塘時樂天正爲杭州刺史有長慶四年正旦請韜光齋詩光亦有不赴齋詩樂天爲題其堂日法安兩人倡和正在錢塘之天竺迨守蘇日以此詩寄之是時韜光尙在錢塘故詩中七句俱指靈隱天竺而言靈隱寺晉咸和二年竺僧慧理建理登靈鷲山曰此中天竺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因號飛來峰又日靈鷲峯是天竺之得名實由慧理故亦稱靈竺可知靈鷲天竺本是一山天竺寺在靈鷲山之麓亦慧理建唐日南天竺寺宋大中祥符間賜額靈山寺後又爲天竺靈山之寺可知靈隱天竺本同一寺此詩所謂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同分也况明明指出南山北山東澗西澗咸淳臨安志云靈山之陰北澗之陽卽靈隱寺靈山之南

潤之陽卽天竺寺靈隱天竺兩山由一門而入未聞贛之天竺有雨山雨澗也至天香桂子乃宋之問靈隱寺詩月桂惟杭州天竺有之他處無有蓋樂天之去杭在長慶四年五月守蘇在寶曆元年三月中閒不隔一載韜光之在杭明矣樂天戀戀湖山寄詩天竺處處皆其身歷之境故言之親切若此若贛之天竺樂天生平未嘗至贛烏知其爲一山門兩山門耶此詩旣在光行篋中遂攜至修吉寺後人珍重留傳至慶曆時故東坡之父得見之然坡但言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未嘗言樂天詩親書於天竺寺也況坡又有贈杭州上天竺辯才詩云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又云南北一山門上下雨天竺全用樂天語可知此詩決爲錢塘天竺無疑但長慶在元和後韜光於長慶閒住錢塘若元和時先在贛則當云自虔州天竺來住錢塘矣然則光之至贛當在長慶後必太和初年西江志悞作元和耳審是則樂天守蘇韜光竝未移錫何由寄虔州耶并爲拈出以祛羣疑

咸淳臨安志郎基在穎川不置木枕裴潛在兗州不取
胡牀居官清操要當如是白樂天在杭州取天竺片
石受代攜歸故其詩曰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檗唯
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直抵千金無乃傷清白
西湖遊覽志前輩任杭去者輒思之雖其山水清佳亦
其民風淳懦易感也白樂天則云自別錢塘山水後
不多飲酒懶吟詩又云所嗟水路無三百官繫無由
得再遊又云渺渺錢塘路幾千想君到後自依然又
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

看潮頭何日更重遊蘇云居杭積五歲自憶本杭人
故山歸無家欲買西湖鄰又云前生我已到杭州到
處長如到舊遊更欲洞霄爲隱吏一菴閑地且相留
二公之戀戀於舊遊蓋必有以取之爾

西湖遊覽志杭州之美得白蘇而益章考其治績性情
往往酷似樂天詩云閣里固宜勤撫卹樓臺亦要數
躋攀子瞻亦云細雨晴時一百六畫橈鼉鼓莫違民
樂天詩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子瞻
亦云剩看新翻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樂天詩云

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子瞻亦云休驚
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樂天取天竺奇石受
代詩云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
兩片石此直抵千金毋乃傷清白子瞻亦云在郡依
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峯去欲把
雲根到處栽蓋子瞻景慕惟在樂天故摹擬之詞比
比歌詠如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又
云但遣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真殆有夢寐羹
牆之想矣

韻語陽秋錢塘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爲多如
謝靈運云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鄭谷云潮來無
別浦木落見他山張祜云青壁遠光凌鳥峻碧湖深
影鑒人寒錢起云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
窗之類皆錢塘城外江湖之景蓋行人於解鞍繫纜
頃刻所見城中之景惟白樂天所賦最多所謂潮聲
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大屋簷多裝雁齒小
航船亦畫龍頭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至今尙有可考

西湖遊覽志餘杭州華麗雖盛於唐時然其題詠自白
舍人張處士之外亦不多見獨杜荀鶴方元英溫飛
卿諸詩頗得風物之勝杜荀鶴錢塘寄姚中丞詩豈
謂無心求上第難居帝里爲家貧江南江北閒爲客
潮去潮來老卻人兩岸雨收鶯語柳一樓風滿角吹
春花前不獨垂鄉淚曾是宋門寄食身方元英旅次
錢塘詩此處是鄉國堪爲朝夕吟雲藏吳相廟樹隱
越山禽潮落海人散鐘遲秋寺深我來無舊識誰見
寂寥心詩中四句卽不書題目一吟可知其爲錢塘

也溫飛卿錢塘詩錢塘岸上春如織綠莎寒湖帶晴色淮南遊客馬連嘶碧草迷人歸不得風飄客意如吹煙纖指殷勤傷雁絃一曲堂堂紅燭筵金鯨瀉酒如飛泉

蓉塘詩話權德輿有贈天竺靈隱二寺主絕句云石路泉流兩寺分尋常鐘磬隔山聞山僧半在中峯住共占清猿與白雲二寺在吾杭絕勝處今山寺宛然僧居如故所欠者惟清猿耳

蓉塘詩話吾杭附郭錢塘縣舊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

植海棠一本王黃州元之嘗題詩云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觀此則杭州海棠亦香矣不特昌州然也但恐詩人重稱過實徒誇其韻不能慰彭淵材之恨耳

閑談錄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額者必市以共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閒有磻溪垂釣圖武肅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遂蠲其役

湘山野錄潘逍遙聞有詩名所交遊者皆一時豪傑嘗作憶餘杭一闋云長憶西湖湖水上盡日憑闌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飛起別來閑想整綸竿思入水雲寒錢希白愛之自寫於玉堂後壁

西湖遊覽志餘陳文惠公述古杭州喜江南梅度支至二首淡薄文情老更濃爲君彈瑟送金鐘苧蘿香徑無人到姑射仙姿在處逢鸞鶴品流慚晚達煙霞門戶憶先容公餘莫放西湖景步步蒼苔岸岸松其二

公望當年最得名畫圖城郭喜同羣門前碧浪家家
海樓上青山寺寺雲松下玉琴邀鶴聽溪邊苔石共
僧分情多景好知難盡且倒金尊任半醺杭州繁盛
自前宋時已然此詩錢塘景物已略盡矣

冷齋夜話王冀公鎮金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遵式
以病辭及愈將謁公乃過孤山和靖先生林逋逋以
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
望崇賓謁少清談應喜道人來

西湖遊覽志宋慶曆閒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有惠政

嘗作西湖絕句云長憶西湖勝鑑湖春波千頃綠如鋪碧皇不讓明皇美可賜疏狂賀老無公詩多不見觀此其山水襟懷亦不淺也

成化杭州府志楊蟠嘗作錢塘百詠詩起湖山堂至西水亭各爲一絕歐陽修讀楊蟠章安集有詩云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臥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

歸田錄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工畫善詩如日草泥行郭索雲木叶鉤軒頗爲士大夫所稱又梅

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

夢溪筆談歐陽文忠嘗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鈞軛之句以爲語新而屬對親切鈞軛鷓鴣聲也李羣玉詩云方穿詰屈崎嶇路又聽鈞軛格磔聲郭索解行貌

東坡志林詩人有寫物之巧林逋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

彥周詩話林和靖梅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

月黃昏大爲歐陽文忠公稱賞大凡和靖集中梅詩
最好梅花詩中此兩句尤奇麗東坡和少游梅詩云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僕意東坡亦有
微意也

山谷題跋歐陽公極賞和靖梅詩疏影暗香之句不知
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
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緣棄此而賞彼

苕溪漁隱叢話王直方愛林逋梅花詩云池水倒窺疏
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予觀此句略無佳處直方何

爲喜之真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山樵暇語元人徐抱有弔和靖詩云咸平處士風流遠招得梅花枝上魂疏影暗香如昨日不知人世幾黃昏此詩可謂一唱三歎者矣

蔡寬夫詩話湖閒菱蒲所積歲久根爲水所衝蕩不復與土相著遂浮水面動輒數十丈厚亦數尺遂可施種植耕鑿人據其上如木筏然可擰以往來所謂葑田是也和靖詩云陰沈畫軸林閒寺零落棋枰葑上

田正得其實

藝苑雌黃張子野過和靖隱居有詩一聯云湖山隱後
家空在煙雨詞亡草自青注云先生常著春草曲有
滿地和煙雨之句今亡其全篇余案楊元素本事曲
有點絳唇一闋乃和靖草詞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
誰爲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煙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
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此詞甚工子野乃
不見其全篇何也

名賢詩話和靖書孤山隱居壁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
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和

靖居西湖之孤山結廬其上足未嘗履城市此詩有卜居之意猶以爲入山未深入林未密也

蓉塘詩話林和靖有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後康伯可亦有此詞云南高峯北高峯一片湖光煙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詞皆豔麗伯可固詞客和靖亦興復不淺耶

謹案此詞和靖舊集中不載見萬曆閒喬君求刻本

紫桃軒雜綴林和靖書法秀勁詩律精細觀其自序深居雜興詩曰諸葛孔明謝安石蓄經濟之才雖結廬南陽攜妓東山未嘗不以平一字內躋致生民爲意鄙夫則不然胸腹空洞翦然無所存置但能行樵坐釣外寄心于小律詩時或鑿景物於衡門則睨二君而反有德色其自負深矣余於暗香疏影外極愛其夕寒山翠重秋淨雁行高又鶴閒臨水久蜂懶得花疏晝巖松鼠靜春塹竹雞深水風清晚釣花日重春眠早煙村意遠春漲岸痕深七言則四壁苔衣釣具

腥已甘衡泌號沉冥伶倫近日無俟白奴僕當時有
衛青花月病懷看酒譜雲蘿幽信寄茶經茅君使者
蕭閒甚獨理叢毛向戶庭閒搭綸巾擁縹囊此心隨
分識興亡黑頭爲相原無謂白眼看人也不妨雲歎
石花生劙壁雨敲松子落琴牀清猿幽鳥遙相叫數
筆湖山又夕陽俱有事外遠致

江邨銷夏錄王世貞跋宋林和靖詩卷右和靖林處士
君復手書七言近體五首其語沖淡可詠而結體尤
峭勁然有韻態不作巖巖骨立也蘇長公一歌其推

許此君至矣然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留臺差少
內二語便是汝南月旦何嘗少屈董狐筆也留臺者
李建中也嘗分司御史臺考之集稱西臺以偶東野
尤當更稱耳長公書法勻穩妍妙風神在披拂閒而
麗句層出尤刺人眼始錢塘人卽孤山故廬以祀和
靖游者病其湫隘因長公詩後有我笑吳人不好事
好作祠堂傍修竹遂徙置白香山祠與長公配迨今
香火不絕乃其遺蹟與長公同卷價踊貴十倍太史
公有云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若君復者抑何

其多幸也歟

眉公筆記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謂
和靖清節映世遂以神像配食水仙王山谷題水仙
花詩用此事云錢塘昔聞水仙廟荊州今見水仙花
暗香靚色撩詩句宜在林逋處士家

謹案東坡書林逋詩後云不然配食水仙王一蓋
寒泉薦秋菊言高隱之節堪與水仙配食未嘗實
以神像配食也若以三賢神像寄之水仙
王祠係南宋太守袁韶事與坡公無涉

萬曆錢塘縣志王介甫詠北高峯塔詩飛來峯上千尋
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

高層後鄭清之詠六和塔詩云經行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邱二詩皆自喻荆公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於己大用後然卒皆如意不徒作也

苕溪漁隱叢話復齋漫錄云元豐末張詵樞言龍圖之守杭也一日宴客湖上劉涇巨濟僧仲殊在焉樞言命卽席賦詩曲巨濟先唱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縹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仲殊遽云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樞

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賦仲殊卽作前章曰江南二
月猶有枝頭千點雪邀上芳尊卻占東君一半春巨
濟不能繼也後陳襄善云我爲續之曰尊前眼底南
國風光都在此移過江來從此江南不復開古今詞
話云東坡守錢塘劉巨濟赴處州道過錢塘東坡留
飲於中和堂僧仲殊與焉時堂之屏有西湖圖東坡
遽索牋管作減字木蘭花曰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
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以後疊屬巨濟辭
遜再三遂以屬仲殊仲殊繼曰一般奇絕雲淡天高

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東坡大稱賞之

謹案苕溪漁隱曰此詞首句云憑誰妙筆橫掃素
練三百尺則是初無此西湖圖姑言之耳詞話乃
云中和堂屏有西湖圖可見附會其說全與詞意
不合以此驗之其以爲東坡作亦必妄言當以復
齋爲正也

東坡集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寄仍邀遊
靈隱因次韻答之詩云臥聞禪老人南山淨掃清風
五百閒我與世疏宜獨往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
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日閑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
何處是無還趙堯卿注周邠長官云竊聞子瞻學士

昨日飄然單乘獨出南屏旋至北山窮幽覽勝真得
物外自適之趣邠嘗誦歐陽公詩云使君厭騎從車
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閒然明公今日之
樂正得於此因成和詩一章上寄云放歸騶騎獨尋
山直入青蘿翠藹閒謝客杖藜方自適阮公蠟屐許
誰攀何愁白髮能添老須信黃金不買閒應向林閒
真得趣徜徉終日未經還

東坡題跋予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寶山僧舍起題其壁
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

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
見者乃謂余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
流豈此等輩哉

東坡集次韻錢塘穆父紫薇花二首詩云虛白堂前合
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
生有涯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報字傾斜篋中尙
有絲綸句坐覓天光照天涯自注虛白堂前紫薇兩
株俗云樂天所種樂天紫薇花詩絲綸閣下文章靜
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

郎上嘗書此以賜軾

東坡集杭州故人信至齊安詩云昨夜風月清夢到西

湖上朝來聞好語叩戶得吳餉輕圓白曬荔脆釀紅

螺醬更將西崦茶勸我洗江瘴故人情義重說我必

西向一年兩僕夫千里問無恙相期結書社未怕供

東詩帳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

自注

僕頃以詩得罪

有司移杭取境內所留詩杭州共數百謂之詩帳江

漲杭州橋名

東坡集游寶雲寺得唐彥猷爲杭州日送客舟中手書

一絕句云山雨霏微不滿空畫船來往疾輕鴻誰知
獨卧朱簾裏一榻無塵四面風明日送彥猷之子坰
赴鄂州舟中遇微雨感歎前事因和其韻作兩首送
之且歸其書唐氏詩云二妙凋零筆法空忽驚雲漢
戲羣鴻清詩不敢私囊篋人道黃門有父風出處榮
枯一笑空十年社燕與秋鴻誰知白首長河路還卧
當時送客風施宿注唐彥猷名詢錢塘人仁宗時爲
知制誥子坰字林夫父任爲官熙寧初上書青苗法
不行宜誅大臣異議者王安石喜其言薦使對策賜

西漢元
卷四
進士出身爲崇文校書用鄧綰薦爲監察御史同知諫院旣而數論事不見聽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力數安石用人變法非是至六十餘條上屢止之喟慨自若且讀且論上下皆震悚安石爲之請去上意雖寤亦不深怒明日貶監廣州軍資庫至是知鄂州後知湖泉二州卒於泉林夫當先生廢棄於時其自附甚勤簡牘題跋可以考見此詩餞行因得彥猷舊作用以爲題又有賦靈隱詩長篇亦止述靈隱天竺山川風物而已其於林夫賢否殊無一言及之意

亦有在也

東坡集靈隱前一首贈唐林夫詩云我在錢塘六百日
山中暫來不暖席趙次公注在錢塘六百日雖是紀
實暗使白樂天詩在郡六百日遊山十二回也先生
解杭守日別南北山道人詩云到郡依前六百日山
中不記幾回來

東坡集去杭州十五年復遊西湖用歐陽察判韻詩云
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還從舊社得心
印似省前生覓手書趙堯卿注公遊壽星院入門便

悟嘗有詩云前生我已到杭州

蘇長公外紀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

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卽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卽謂參寥子曰某前生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卽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爲僧籬侍側每暑月袒露竹陰閒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卽北山君謂顏魯公白誌金骨記名仙籍者是

也

東坡集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詩云到處相逢是偶然
夢中相對各華顛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
年趙次公注先生往爲杭倅日有詩云黑雲翻墨未
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故今詩云爾

令齋夜話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污而詩句清婉嘗書湖
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
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東坡一見
爲和於後曰惟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夜未寢

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竟以此詩

得名

湖壩雜記梵天寺在鳳凰山之右石幢高堅皆鐫吳越
名號今模糊不復辨矣其寺之伽藍乃東坡也禪家
取東坡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二語以
爲見道不若其題梵天五古云但聞煙外鐘不見煙
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
來去二詩色相俱空已臻上乘其成佛當不在靈運
下也矧伽藍乎梵天有東坡猶鵠林有米老能令旃

檀林頓添佳話

上天竺山誌 東坡過上天竺謁辨才欵語閒因言窗前
兩松昨爲風折一枝悵悵成一聯竟未得續其後舉
以示公云龍枝已逐風雷變減卻虛窗半日涼波續
云天愛禪心圓且潔故添明月伴清光

東坡題跋始予未識歐公則已見勤之詩矣其後屢見
公得勤之爲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亥余出倅錢
塘過汝陰見公屢屬余致謝勤到官不及月以臘日
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

有道山不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歿於汝陰而勤
亦退老於孤山下不復出遊矣又明年六月六日偶
至勤舍出公之眞跡讀之流涕而勤請余題其後云
蘇長公外記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子瞻倅郡以臘
日訪之作詩云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半有無水
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
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
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
自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

及未晡出山回望雲木合但見野鶴盤浮屠茲遊淡泊歡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此詩惟孥遽二韻艱澀而公三疊之原韻孥字乃東方朔臘日早歸之事

東坡題跋僕在黃州參寥自湖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參寥所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日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鑽火烹黃

穀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衆客皆驚歎爲作
應夢記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

冷齋夜話吳僧道潛嘗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
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
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
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

武林紀事東坡守杭日招道潛僧住智果寺命作參寥
銘體製精絕子由稱其無一點蔬筍氣品格絕似儲
光義非近世詩僧比也

竹坡詩話僧聰聞復錢塘人以詩見稱於東坡先生余遊錢塘甚久絕不見此老詩松園老人謂余言東坡倅錢塘時聰方爲行童試經坡謂坐客言此子雖少善作詩近參寥子作昏字韻詩可令和之聰和篇立成云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鈎新月掛黃昏坡大稱賞言不減唐人因笑曰不須念經也做得一箇和尚是年聰始爲僧

武林梵志可久喜爲詩東坡監郡日與爲詩友居西湖孤山坡來守錢塘當元夕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

師室了無燈火但聞簷葡萄餘香歎仰留詩有不把琉璃
閑照佛始知無盡本非燈之句

避暑錄話張景修字敏叔爲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
錢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湖山已夜分是歲早寒
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旁山松檜參天露下葉
閒疑疑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
清癯苦吟坐中淒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以空米囊
覆其背謂平生得此無幾吾爲作詩記之云霜風獵
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惄得題詩無俗語十年

肝膈湛清輝此景暑中想像亦可一灑然也

竹坡詩話東坡遊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
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
或告以錢塘僧清順者卽日求得之一見甚喜而順
之名出矣

冷齋夜話西湖僧清順怡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
云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
兒孫穿我堦前綠苔破又有詩曰久從林下遊頗識
林下趣縱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

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荆公遊湖上愛之
稱揚其名東坡晚年亦與之游甚多唱酬

優古堂詩話錢塘南屏謙師妙於茶事東坡贈之詩云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煎茶三昧手劉貢父亦贈詩
云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還窺詩一斑

石林詩話文與可與蘇子瞻爲中表兄弟相厚子瞻出
爲杭州通判與可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
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
爲知言

冷齋夜話歐陽公黃牛廟詩曰石馬繫祠門東坡錢塘
詩曰我識南屏金鯽魚二句皆似童稚語然皆記一
時之事歐陽嘗夢至一神祠祠有石馬缺左耳及謫
夷陵過黃牛廟所見如夢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
鯽十餘尾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餅餌爲戲東坡
習西湖久故寓於詩詞耳

武林紀事東坡九日在舟中望見魯少卿在吳山有美
堂攜妓而飲遂作二絕戲之曰指點雲間數點紅笙
歌正擁紫鬚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卻在漁舟一葉中

又曰西閣珠簾捲落暉水沉煙斷佩聲微誰知通德
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魯公使事已完不回朝家
有美妾故坡譏之

墨莊漫錄東坡在杭州一日游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
湖亭上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一綵舟漸
近亭前覩粧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
餘風韻嫋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
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
霞明一朶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

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歛雲
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
容齋四筆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領聯云天外
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
魯直曰是蓋爲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清
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
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
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捫虱新語東坡畫梅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此便是

坡作一竹梅圖但未下筆耳每詠其句便如行孤山
籬落閒風光物采來照映人應接不暇也

捫虱新語蘇東坡酷愛西湖其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總相宜已曲盡西湖情態又詩云雲山已
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是更與西子寫真也要
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

玉照新志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成爲浙漕東坡被
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
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

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
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
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也
復齋漫錄東坡去杭十五年復遊西湖寺斷章云誰憐
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
其一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閒赤帝已終矣白雲
長不還其後又有封邱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
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東
坡所用乃後一篇也

王直方詩話杭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爲游宴之勝
而東坡連守二州到潁謝執政啟云入參兩禁每玷
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迭爲西湖之長

鶴林玉露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秦少章詩云十里
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
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
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潁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
不到羅浮那得休

老堂詩話蘇文忠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

再來杭州壽星院寒碧軒詩句句切題而未嘗拘其
云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
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寒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日高
山蟬抱葉響頗似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併葉
言之寒亦在其中矣人靜翠羽穿林飛固不待言末
句卻說破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其妙
如此

百斛明珠東坡愛西湖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
抹總相宜余宿孤山下讀林和靖詩句句皆西湖寫

西湖志
卷四
生特天姿自然不施鉛華耳作詩書壁曰長愛東坡
眼不枯解將西子比西湖先生詩妙真如畫爲作春
寒山畫圖

兩湖塵談今虎跑寺有東坡題詩石刻曰紫李黃瓜邨
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陰轉欹枕風軒
客夢長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道人不
惜堦前水借與匏尊自在嘗考之寺在宋爲祖塔院
故是詩在集中其目曰病中遊祖塔院是已泉爲院
中古跡則公別有咏泉詩所爲虎移泉眼趁行腳龍

作浪花供撫掌也歷歲既久祖塔之名漫不復知而後人遂因泉以名寺甚非古也

野客叢書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彊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彊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卽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彊弩事何但牧言

嘉靖仁和縣志有美堂士夫題詠者甚多東坡倅杭令

吏盡錄其詩不著姓名默定優劣以賈耘老爲首選
其詩曰自刊宸畫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巒吳越不
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四簷望盡回頭懶萬象
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疏拙意略無踪迹到波瀾坡
因此詩遂與耘老往來日密

西湖遊覽志餘子瞻去郡有懷錢塘寄陳述古詩去年
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蓋宋時杭人四月八
日放鴿爲太守壽故有金籠放雪衣之句

西湖遊覽志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爲法曹公以衆

人遇之而澤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惜分
飛詞以贈妓云淚濕闌干花着露愁到眉峯碧聚此
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
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
宴客聞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子瞻歎曰
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欵
洽數月

苕溪漁隱叢話古今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伎秀
蘭天性黠慧善於應對一日湖中有宴會羣伎畢集

惟秀蘭不至督之良久方來問其故對以沐浴倦睡
忽聞叩戶甚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也謹以實
告子瞻已怒之坐中一倅怒其晚至詰之不己時榴
花盛開秀蘭折一枝藉手告倅倅愈怒子瞻因作賀
新涼令歌以送酒倅怒頓止詞曰乳燕飛華屋悄無
人庭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
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門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
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
浪蕊俱盡伴君幽獨濃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

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雨簌簌子瞻真可謂風流太守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苕溪漁隱曰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東坡此詞冠絕古今托意高遠寧爲一娼而發耶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用古詩捲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蓋初夏之時千

花事退榴花獨芳因以申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時
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此可笑
者二也此詞調寄賀新郎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
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此
可笑者三也東坡此詞深爲不幸橫遭點污宋子京
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詒癡符今楊湜之
言俚甚而鋟板行世殆類是也

能改齋漫錄杭之西湖有一倅閑唱少游滿庭芳偶然
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云山抹微

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之曰
爾可改韻否琴卽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
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
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孤邨裏寒鴉萬點流水遶低
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謾贏得秦樓薄
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長
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而稱賞之後因東坡在
西湖戲琴曰我作長老你試參問琴曰何謂湖中景
東坡答曰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琴又

云何謂景中人東坡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蟬巫山
一段雲琴又曰何謂人中景東坡云惜他楊學士懃
殺鮑參軍琴又云如此究竟如何東坡云門前冷落
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卽削髮爲尼

西湖遊覽志餘妙奴者錢塘陳令舉小鬟也令舉宴秦
少游出以佐酒少游贈之詩云西湖水滑多嬌娘妙
奴十二正芬芳肌膚雪白髮腳長含語未發先有香
溪上夜宴侍簪裳皎如華月墮滄浪音聲入雲能斷
腸不許北客辭酒漿主人藹藹邦之良少年射策謁

未央俊詞偉氣森開張玉杓貫斗生怒芒天欲文采
老更昌故使歛翮窺羣翔五十僅補尙書郎浩歌騎
牛倚徜佯東風戲雨花草狂二溪泱泱青黛光妙奴
勿倦侑羽觴主人正欲游醉鄉

輟耕錄蘇小小見諸古今吟詠者多矣而世人圖寫以
玩之一何動人如此哉春渚紀聞云司馬才仲初在
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
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
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

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
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廨舍後堂蘇小墓在焉時秦
少章爲錢塘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
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
春浦西湖遊覽志作南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
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卽前聲喏而
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家已慟哭矣能改齋漫錄云劉
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塘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
見樂天夢得詩多稱咏之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

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謹案嬾貞子云司馬才仲名穀兄才叔名標皆溫公之姪孫西湖遊覽志載此事作司馬標才仲誤也明弘治間于京兆景瞻邀馬浩瀾泛湖賦詩翼日與王天璧召箕仙於湖上書成一律後云錢塘蘇小小和馬先生昨日湖橋首唱事涉幽恠茲不具錄但春渚紀聞言蘇小小墓在錢塘廨舍後則與唐徐凝嘉興郭裏逢寒食一詩不合詳見志餘

咸淳臨安志張彥實番陽人有東窗集行於世自知廣德軍秩滿除著作佐郎秦會之當軸其兄楚材爲秘

書少監約彥實遊西湖楚材有詩彥實和其韻云天上新駿寶輶回看花仍趁雪霽開折歸忍負金蕉葉笑插新臨玉鏡臺女蝶未須翻角調錦囊先喜助詩材君家自是調羹手葉底應尋好句來時楚材再婚故及玉鏡臺事會之見之大稱賞曰旦夕當以文字官相處遂擢左史再遷而掌外制

菊坡叢話翰院歲進春端帖子如大內多及時事太上則詠遊幸之類周必大嘗自德壽宮後垣趨至傳法寺望見一樓嵬然朝士云太上名之曰聚遠而自題

其額仍大書東坡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閑人之語於屏間又靈隱寺冷泉亭臨安絕景去城既遠難於頻幸乃卽宮中鑿池續竹篩數里引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爲山象飛來峯渾然天成周必大端午帖子聚遠樓頭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閒炎熱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謂此也

武林舊事一日壽皇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屏風書松入風一詞於上光堯注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其詞

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湖邊路
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暖
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酒春歸去餘情
付湖水湖煙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鉏上笑曰
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爲改定云明日重扶
殘醉則迥不同矣卽日命解褐云

容齋五筆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
津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意
已而天宇豁然至晚歸邁進一詩歌咏其實云五更

猶是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舉
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
上苑春光無盡藏何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
詣景靈宮朝獻蒙於幕次賜和篇聖製云比幸玉津
園縱觀春事適霽色可喜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
春郊柔綠遍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
逸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謾
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兵
部尚書宇文价內引上舉似此詩曰洪待制用雨如

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
以華清車騎答之价拱手稱頌明日以相告云
上天竺山誌宋儀王仲湜嘗游上天竺寺有山禽忽驚
起衝落半巖花之句盛爲時人傳誦

西湖遊幸記遊之次第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
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入有詞云看畫船
盡入西泠閑郤半湖春色蓋記實也至花影暗而月
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爲常張武
子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女錦相牽鳳城半

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最能狀此景

西湖遊幸記
茂陵在御略無遊幸之事離宮別館不復增修黃洪詩云龍舟大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六年安靜裏櫂歌一曲滿康衢

樓鑰跋忠武王祠
近見梁谿漫志紹興閒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得一日至西湖上遙望蘇仲虎尙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翼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
藏之親題其上云云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

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
殊傾竅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
間不解書晚年乃能之嘉定改元莊敏次子樞密副
都承旨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
二字不同耳昔人有競病之詩及塞北煙塵之句雖
皆可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也

嘉靖浙江通志韓世忠忤秦檜解兵柄逍遙湖上最愛
靈隱山故建翠微亭紹興十一年冬岳飛死十二年
三月世忠建此亭謝兵柄時獨遊焉岳有登翠微亭

詩曰經年塵土滿征衣特地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
看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蓋韓當時憶岳此詩故以
名亭而亦隱痛之也

西湖遊覽志餘韓世忠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
跨驢周遊湖山纔以童叟四五人自隨混迹漁樵號
清涼居士好事者遂繪爲韓王湖上騎驢圖元吳萊
題詩云秋風泗水沉周鼎淚濕吳人荆棘冷黃河
北岸旌節回信誓如城打不開沿邊撤備無人守蟻蝨
塵埃生甲冑散盡千兵只童騎餐來斗米空壺酒西

湖楊柳煙波寒照見從前刀劒癩宮中孰與論頗牧
塞上寧知無范韓事去英雄甘老死此手猶能爲公
起勸人莫問故將軍自是清涼一居士方萬里爲王
孫亦顏題韓王湖上騎驢圖歌云取日虞淵戰臨平
鼓起金山麾伏兵旣不畫此背嵬軍陣形國客貂蟬
佩葱珩軍容金甲馬朱纓又不畫此生面真儀刑昔
王不肯專樞庭清涼居士以自名散遣萬騎還屯營
獨控長耳遊林坰林閒坐石樵叟爭不無醉尉呵夜
行孰識朱門抗旄旌王孫妙手萬事輕欲蹈箕穎遺

浮榮龔侯淡墨勝丹青作此灞橋風雪征龍變不測
人中英諦觀豈是寒書生丈夫出處吾能評不可長
劌卽短檠得時用世身名享否哉履道幽人貞亦顏
用意何崢嶸大司馬侃孫淵明

詩話類編岳武穆王之死人皆悲之往往形諸歌咏今
精忠錄所載亡慮數千百首其爲世所稱許者葉紹
翁趙子昂潘子素數詩而已然皆責秦檜而不責高
宗邱瓊臺獨不然以爲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檜非
承其意決不敢殺一大將作沁園春詞一闋曰爲國

除忠爲敵報讐可恨堪哀顧當時乾坤是誰境界君
親何處幾許人才萬死閒關十年血戰端的孜孜爲
甚來何須苦把長城自壞柱石潛摧雖然天道恢恢
奈人衆將天鈞轉回歎黃龍府裏未行賀酒朱仙鎮
上先奉追牌共戴讐天甘投死地天理人心安在哉
英雄恨向萬年千載永不沉埋說者謂此詞可與文

山題睢陽廟詞竝傳

西湖遊覽志岳墳詩無慮千首絕唱者亦少趙子昂有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支韻難和徐孟

岳和飲馬徒聞腥鞚洛洗兵無復望條支高則誠和
父子一門甘仗節山河千里竟分支近閭壁閒有和
山前有客祠彭越塞上無人斬郅支亦頗奇穩

春渚記聞鐘聲互起東西寺燈火遙分遠近邨此關子
東西湖夜歸所作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語形容之妙
關氏詩律精深研妙世守家法子東名注二兒子容
子開皆稱作者

解頤詩話宋行都西山多寺觀鐘鼓相接故楊廉夫詩
云入山十里清涼國三百樓臺迤邐開

西湖遊覽志 西湖諸寺天竺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賜

貴瑞所施者都人好奇亦往觀焉姜白石詩云珠絡琉璃到地垂鳳頭御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天

竺堂深夜雨時

謹案貝瓊靈鷲峯觀燈詩云天樂風傳應壑雷
靈鷲峯春色似蓬萊一天象緯迎秋轉千月龍宮徹夜
開西國胡僧依樹坐上方玉女散花來夜深借榻
山居宿更欲題詩到上臺瓊元末時人明初爲國
子助教觀此詩則其時

靈鷲觀燈之風猶存也

西湖遊覽志 紹興淳熙之間頗稱康裕君相縱逸耽樂
湖山無復新亭之淚士人林外題一絕於旅邸云山

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
便把杭州作汴州

泊宅編楊蟠宅在錢塘湖上晚罷永嘉郡浩然挂冠每
從親賓乘月泛舟使二笛婢侑尊悠然忘返沈注贈
一闋有曰竹閣雲深巢居人閒幾年湖上音塵寂風
流今有使君家月明夜夜聞雙笛人咨賞其清逸

西湖遊覽志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
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譽賦中有商霖
未作相傳說於高宗嘆旱欲蘇烹弘羊於未雨之句

時趙溫叔爲相孝宗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爲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卻下山溫叔聞之遂乞免

留青日札

葉少蘊上已懷西湖醉蓬萊云問春風何事

斷送繁紅便拚歸去牢落征途笑行人羈旅一曲陽關斷雲殘靄做渭城朝雨欲寄離愁綠陰千轉黃鸝空語遙想湖邊浪搖空翠絃管風高亂花飛絮曲水流觴有山翁行處翠袖朱闌故人應也弄畫船煙浦

會寫相思爲我重翻新句

古杭雜記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
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卽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
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
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擁紅妝搖畫舫問中
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空負澄清志更
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
江而已便都道波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
笑指梅花蘂天下事可知矣

雲棲記事掘地得斷碑題曰宋隨龍余知閣宅界傍爛
石隱隱有詩蓋護宋蹕南來因家此後乃捨宅爲寺
想見其人高士也石上詩錄如左幾年夢遶浙城西
十里荷花蕩錦陂蹋遍兩峯三竺路又隨青嶂入雲
棲千里旌旗擁六飛投簪欲上釣魚磯無端忽被閑
雲引迴耀峯前掩竹扉洛邑名園歌舞沉亂鴉啼破
幾春陰何人學得香山老千載精廬有梵音

詞苑朱新仲南渡後待制填詞嘗雪中至西湖看梅作
點絳脣詞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枝亞雪花飛下

渾似江南畫白璧青錢欲買春無價歸來也風吹平
野一點香隨馬西湖詠梅者多矣而不爲雕琢自然
大雅首推此詞

貴耳集趙介菴名彥端宗室之秀有賦西湖詞波底夕

陽紅濕阜陵問誰作左右云彥端曰我家裡人也會
作此等語喜甚彥端謁金門詞云休相憶明夜遠如
今日樓外綠煙靄羃羃花飛如許急柳外晚來船集
波底夕陽紅濕送盡去雲成獨立酒醒愁又入

程史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吳楚

客食諸侯嘉泰閒來臨安時辛稼軒棄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輶者因倣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云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鏡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畫圖裡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棄疾得之大喜致餽數百

于竟邀之去館燕彌月賞贈亹亹改之竟蕩於酒不
問也詞語峻拔如尾腔對偶錯綜蓋去唐王勃體而
又變之予時與之飲西園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得
色予應之曰辭句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
鬼證耳坐中哄堂一笑

西湖遊覽志 辛棄疾遊湖酌江月詞 西風吹雨戰新荷
聲亂明珠蒼璧誰把香奩收寶鏡雲錦周遭紅碧飛
鳥翻空遊魚吹浪慣聽笙歌席座中豪氣看君一飲
千石遙想處士風流鶴隨人去已作飛仙客茅舍竹

籬今在否松竹已非疇昔欲看當年望湖樓下水與
雲寬窄醉中休問斷腸桃葉消息劉改之遊湖賀新
郎詞睡覺啼鶯曉醉西湖雨峯日日買花簪帽去盡
酒徒無人問唯有玉山自倒任拍手兒童爭笑一騎
乘風飄然去避魚龍不見波聲悄歌韻遠喚蘇小神
仙路近蓬萊島紫雲深處參差禁樹煙花遼人世紅
塵西障日百計不如歸好付樂事與他年少費盡柳
金梨雪句問沉香亭北何時召心未愜鬢先老二公
詞格相肖宜其賓主投歡也

詞品石次仲西湖多麗一曲云晚山青一川雲樹冥冥
正參差煙凝紫翠斜陽畫出南屏館娃歸吳臺遊鹿
銅仙去漢苑飛螢懷古情多凭高望極且將尊酒慰
漂零自湖上愛梅仙遠鶴夢幾時醒空留在六橋花
柳孤嶼危亭待蘇隄歌聲散盡更須攜伎西冷藕花
深雨涼翡翠菰蒲軟風弄蜻蜓澄碧生秋闌紅駐景
采菱新唱最堪聽一片水天無際漁火兩三星多情
月爲人留照未過前汀次仲詞在宋未著名而清奇
宕麗如此宋之填詞爲一代獨藝亦猶晉之字唐之

詩不必名家而皆奇也然奇而不傳者何限而傳者未必皆奇如唐之胡曾宋之杜默識者知笑之而不能斬其傳蓋亦有幸不幸乎

攻媿集趙振文寄詩言大雪乘月泛舟清甚因次韻詩云舊聞老具擅詩聲夜泛錢塘向鳳城今日清遊更奇絕雪花和月帶潮生自注法具字圓復紹興初詩僧也有月夜游錢塘詩云小舟爲我載月色白沙翠竹光相射自從李白下金陵四百年無此豪逸

西湖志卷之四十三

總校王詒壽分校

陳學鈜校
汪學瀛校



西湖志卷四十四

詩話二

西湖遊覽志餘范石湖成大會客湖上詩西湖冰泮綠
生鱗料峭春風欲中人花片不禁寒食雨柳絲還帶
湧金春江山契闊詩情在京洛追隨客夢新喚取歌
聲作愁思爲君吹水飲杯頻楊誠齋廷秀詩蘇公隄
遠柳生煙和靖園深竹映關船入芰荷香處去人從
雲水窟中還似寒如暖清和在欲雨翻晴頃刻閒能
爲蓬萊老仙伯一杯痛飲吸湖山二公之詩皎然晚

宋風格也

四朝聞見錄陳譙三茅觀梅亭詩竹密不知雲欲雨山
高盡見水朝宗繼是無有和者

芸林詩話范景文西湖詩湖邊多少遊觀者半在斷橋
煙雨中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着眼到青松可以砭

遊湖者

志雅堂雜鈔陳石泉自北歸有北人陳參政者餞之作

木蘭花慢云歸人猶未老喜依舊著南冠正雪暗滹
沱雲迷芒碭夢落邯鄲鄉心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

玉門關多少秦煙隴霧西湖洗淨征衫燕山望不見

吳山回首一程難慨故都離黍故家喬木那忍重看
釣天紫城何處問瑤池八駿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

杜鵑聲裏闌干

林藪草中古風韻

林藪草中古風韻

絕妙好詞翁元龍時可雪霽登吳山見滄閣聞城中簫

鼓聲調寄水龍吟詞云畫樓紅濕斜陽素粧褪出山

眉翠街聲暮起塵侵燈戶月來舞地官柳擡鶯水葒

飄雁隔年春意黯梨雲散作人閒好夢瓊簫在錦屏

底樂事輕隨流水暗蘭消作花心計情絲萬軸因春

織就愁羅恨綺
昵枕迷香占簾看
夜舊遊經醉任孤
山剩雪殘梅漸懶跨東風騎

咸淳臨安志
臨安西湖舊傳南北兩山僧寺大小合三百六十
兵革之餘爲軍營禁苑勢人園圃之所包占
今存者不滿百惟南山境趣幽寂無繁華腴
氣象靈石寺僻在深林叢薄中古屋猶不壞
屋山有六言詩一首曰南塢數回泉石西峯幾疊
煙雲登攜孰與爲侶顏寓李甲蕭耘老僧言昔
年有道人四輩來乞食是時午齋已過拒而不與
一客取筆題此詩其後

好事者尋繹之曰首句寓呂字次句爲洞字又次爲賓字下句三人姓名是呂翁與之俱來必皆仙也乾道四年三月予同三館之士至彼見其字乃倒書於椽閒頗有似李北海

竹坡詩話羅叔共言頃歲錢塘有葛道人者無他技能以業履爲生得金卽沽酒自飲往來湖山間數歲矣人無知之者一日爲寺僧修履口中微有聲狀若哦詩者僧恠問之笑曰今日偶得句耳扣之乃云百轉已休鶯哺子三眠初罷柳飛花始知其爲詩人也

靈隱遺事 灲隱寺僧元肇號淮海寺有古松大數十圍
與月波亭相對史彌遠遣人伐松淮海作詩云大夫
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
深唯有鶴飛來

山房隨筆 穆陵在御閣貴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
勝靈竺乃伐鄰松供屋材僧作詩曰不爲栽松種茯
苓祇緣山色四時青老僧不惜攜將去留與西湖作
畫屏詩徵於上遂命勿伐

淨慈寺志皎如海者淨慈寺僧也嘗作卜算子詞云有

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畢竟年年用着來何似休歸
去目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點點
飛紅雨風致殊不減詞家

荅塘詩話

宋開禧三年十二月史彌遠殺韓侂胄於玉

津園有旨錄其家貲高九萬詩云清曉官來錄簿時
未曾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
師然此詩與郭浩題隴州鸚鵡詩相似建炎筆錄云
浩以秦鳳提點刑獄按邊至隴口見一紅一白鸚鵡
鳴於樹間問上皇安否浩詰其因蓋隴州歲貢鸚鵡

徽宗置在安妃閣教以詩文及宣和末使人發還本
土鳥猶感念不忘浩因賦詩云隴口山深草木荒
行人到此斷肝腸耳中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
皇九萬詩全出於此吁如張邦昌劉豫者不如此禽
多矣

蘇長公外記宋時西湖三賢堂兩處皆有東坡其一在
孤山竹閣三賢者白樂天林君復蘇子瞻也其一在
龍井壽聖院三賢者趙閱道僧辨才蘇子瞻也寶慶
閒袁韶尹京移竹閣三賢祠於蘇堤建亭館以沽官

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
今滿面生塵土卻與袁韶趁酒錢

山居新語宋嘉熙庚子杭州大旱西湖涸爲平地茂草

生焉李霜崖一詞云平湖千頃俱生草芙蓉不照紅

顛倒東坡道波光瀲灩晴方好官司捕治之遂逃去

淨慈寺志馬宋英溫州人至錢塘淨慈寺寫古松於壁

題云磨出一錠雨錠墨掃出千年萬年樹月明烏鵲

誤飛來踏枝不着空飛去丁大全賞其詩畫急命索

之人忌其能閑不令出卒不遇遂成詩識云

古杭雜記度宗朝江萬里葉夢鼎爲相皆歸田賈似道
乃於湖上賜第閑居軍國重事盡皆遙制時人語云
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古杭雜記度宗賜賈似道第於西湖上似道扁亭名曰
半閒以停雲水道人每治事罷則入亭中習打坐有
佞之者上唐多令詞大稱似道意議者謂其時乃聖
哲馳騁而不足之秋也曾謂似道而以半閒自處乎
其詞曰天上謫星班青牛初度闕幻出蓬萊新院宇
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看人生閑最難算真閑不

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閑

黃氏日鈔賈平章始生之日錢塘宰郭應酉以詞賀之序語云峻極於天誕彌厥月綵衣廊廟昔無一品之曾參袞繡山林今有半閑之姬旦蓋賈有所生母朝命封兩國賜號壽賢而築新亭於葛嶺私第扁曰半閑故也其結聯云日長門館坐對南北峯之高時游廟堂盡付東西廳之間賈甚稱賞遂除官告院旣而語客此詞固佳安得有着綵衣周公乎識者謂晉楚之富不可及也曾子猶曰我以吾仁我以吾義是豈

也秋壑賜第正在蘇隄葛嶺孤山之西游人常往來此地有游騎過門偵事者密報必爲所羅織云

詞旨韓蘄王孫韓鑄字亦顏雅有才思學詞於樂笑翁一日與周公謹泛舟西湖酒半公謹舉似亦顏學詞之意指花云蓮子結成花自落

西湖遊覽志餘蘇小娟錢塘名倡也俊麗工詩其姊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甚洽久之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授官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祿俸餘貲囑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膳院判一送
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耦
也院判如其言至錢塘託宗人倅錢塘者召盼奴其
家云盼奴一月前已死矣小娟亦爲盼奴所歡以於
潛官絹誣攀繫府獄倅從獄中召小娟出詰之曰汝
誘商人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姉盼
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娟感荷更生盼奴亦蒙恩泉
下也倅喜其詞宛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娟
曰趙司戶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去盼

奴以思致疾而卒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
緘及餽一卷外有其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
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拆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
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
蘇無小娟得詩默然倅索和小娟以不能辭倅強之
且曰不和卽償官絹小娟不得已索紙授筆云君住
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
有於潛絹事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
且爲脫籍歸院判偕老七修類稿蘇小小有二人皆

錢塘名倡一南齊人郭茂倩所編樂府解題已註明矣故古辭有蘇小小歌及白樂天劉夢得詩稱之者春渚紀聞所載及司馬才仲事並是南齊之蘇小小也一是宋人乃見於武林紀事曰太學曰錢塘詩曰還似大蘇無則可知矣又元遺山所作虞美人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詞既說鶯鶯燕燕之後此蓋是趙司戶之小小也今人

止知是蘇小小不知是何時人輒耕錄旣備載數事
辨以爲南齊人矣又不知有宋蘇小小也一本小小
又作小娟蓋鈔者之誤殊不觀所寄之詩況又有虞
美人詞可証乎

謹案宋蘇小娟七修類稿辨其當作蘇小小以爲
鈔者之誤引趙不敏詩元遺山詩爲証不知作者
不過借南齊之小小以咏小娟
何足據乎仍遊覽志作蘇小娟

詞綜王仲言云左與言策名之後入錢塘幕府時樂籍
有名姝張芸女名濃者色藝妙天下與言甚眷之如
盈盈秋水澹澹春山及帷雲翦水滴粉搓酥之句皆

爲濃而作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
左與言之對其人物風流可以想見倣擾之後濃委
身於立勲大將家易姓章疏封大國紹興中左因覓
官赴闕下暇日行天竺兩峯間忽逢車輿甚盛中一
麗人褰裳顧左而言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
是夢中視之乃濃也與言醒然有悟卽拂衣東渡爲

浮屠

謹案張濃當作張穀雪履齋筆記云張俊有愛姬
乃錢塘伎張穀頗涉書史拓皋之役俊發書囑以
家事穀引霍去病趙雲事堅其心俊以其書繳奏
高宗親書獎諭又三朝北盟會編云俊以愛妾榮

國夫_人張氏爲繼室嫌其同姓遂改爲章氏循王爲中興名將閩中良助堪與韓蘄王夫人梁氏比烈矣

癸辛雜記

淳熙閒王氏子與陶女名師兒共溺西湖有

人作長橋月短橋月正其事也至載之周平園日記

中

中興絕妙詞選

吳禮之字子和錢塘王生陶氏月

夜共沉西湖賦霜天曉角弔之連環易缺難解同心
結癡絕佳人才子情緣重怕離別意切人路絕共沉
煙水闊蕩漾香魂何處長橋月短橋月

研北雜志

小紅順陽公

卽范石湖

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請

老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疏影

兩詞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歌而和之堯章後以疾歿於蘇石湖挽之曰所幸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藥出東西馬塍西馬塍皆

名人葬處

樂府記聞延祐初永嘉膝穆寓臨安聚景園月夜遇一

麗人自言故宋理宗宮人衛芳華也命女侍名翹翹
者設茵席陳酒果邀膝共飲自歌木蘭花慢詞以侑
觴云記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向月地雲階重攜
翠袖來拾花鈿繁華總隨流水歎一場春夢杳難圓
廢港芙蓉滴露斷隄楊柳搖煙雨峯南北只依然輦
路草芊芊恨別館離宮煙消鳳蓋波沒龍船平生玉
屏金屋對漆燈無焰夜如年落日牛羊冢上西風燕

雀林邊

吳禮部詩話錢塘李道坦坦之早歲入道洞霄宮學文

於隱者鄧牧牧心甚爲所稱許有葉林元文者亦隱
山中二人旣沒坦之遂出山大德中留蘭谿與予極
相得時時誦葉鄧寄友詩云我在越君在吳馳書邀
我遊西湖我還吳君適越遙隔三江共明月明月可
望佳人參差笑言何時寫我相思知君去掃嚴陵墓
祇把清尊酌黃土浮雲茫茫江水深感慨空勞弔今
古孤山山下約陳實聯騎須來踏春色西湖千樹花
正繁莫待東風吹雪積有酒如澑有肉如陵鼓趙瑟
彈秦箏與君沉醉不用醒人生行樂耳何必千秋萬

歲名

至正直記錢塘老儒葉森景修嘗登趙松雪之門松雪

深愛之蓋謂其聰明頗讀書故也家住西湖所藏王

右軍籠鵝帖石刻後有唐人復臨一帖副之誠爲妙

品張外史一日賦詩貽之有云家藏逸少籠鵝字門

繫龜蒙放鴨船

武林梵志周公謹詩極典雅善畫得意輒自題其上曾
過南屏小蓬萊有詩云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前

御愛松

風月堂雜識元大德初蔡人梁曾貢父爲杭州路總管
政事文學皆有可觀嘗有西湖送春詞一闋調木蘭
花慢云問花花不語爲誰落爲誰開算春色三分半
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尊酒莫相
催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高臺
拂樹渺吟懷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裡春歸西樓
半簾斜日恠銜春燕子卻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教
風雨驚回觀此詞孰云元人詩餘不如宋哉

詞苑叢談元薩都刺西湖竹枝詞云湖上美人彈玉箏

小鶯飛度綠窗櫺沈郎雖病多情在倦倚屏山不厭
聽一時北里多歌之

歐餘漫錄楊仲弘載一日遊鳳凰山過宋大內獨步微
吟至披香閣址拾玉牌一事上有詩云內人曉起怯
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住和煙搭在
玉闌干爲之慚然

山居新語元統間余爲奎章閣屬官題所寓春帖曰光
依東壁圖書府心在西湖山水間時余愛山爲江浙
儒學提舉寫春帖付男珦寘於山居則曰官居東壁

圖書府家住西湖山水閒偶爾相符亦可喜也

風月堂雜識近時人歌唱或被之管絃皆淫詞艷曲嘗觀元人樂府有四時行樂小梁州詞四闋皆模寫西湖四時景象比之他詞彼善於此乃酸齋貫雲石作也其一云春風花草滿園香馬繫在垂楊桃紅柳綠映池塘堪游賞沙暖睡鴛鴦宜晴亦復宜陰雨比西施淡抹濃粧玉女彈佳人唱湖山堂上一醉也何妨其二云畫船撐入柳陰涼聽一派笙簧采蓮人和采蓮腔聲嘹唳驚起宿鴛鴦佳人才子遊船上笑吟吟

滿飲瓊漿歸棹晚湖光漾一釣新月十里芰荷香其
三云芙蓉映水菊花黃滿目秋光枯荷葉底鷺鷺藏
金風蕩飄動桂枝香雷峯塔上登高望見一派長江
湖水清江潮漲天邊斜月新雁兩三行其四云彤雲
密布鎖高峯凜冽寒風瓊花片片灑長空梅梢凍雪
壓路難通六橋頃刻如雲洞粉粧成九里寒松酒滿
斟笙歌送玉船銀棹人在水晶宮

西湖遊覽志貫雲石隱居錢塘一日郡中數衣冠士人
遊虎跑泉飲閒賦詩以泉爲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

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問其故應聲曰泉泉泉
亂迸珍珠箇箇圓玉斧斫開頑石髓金鈎搭出老龍
涎衆驚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飲盡
醉而去

優古堂詩話胡仔苕溪詩話云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爲
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雅秦處厚藕葉清香
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然余見劉忠
甫莘老已言之矣湖上口號云綠荷深不見湖光萬
柄清風動晚涼莫恨紅葩猶未爛葉香元自勝花香

芸林詩話白廷玉詩思平淡劉辰翁稱其逼陶西湖絕句有云雨後林塘夏亦秋一葫蘆酒在船頭醉來深入荷花去臥看青天飛白鷗

輶耕錄浙江省廣濟庫歲差杭城殷實戶若干名充役庫

子以司出納一家侵用官錢太多無可償通判王某

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於官命小舟載之求食

於西湖以貰納官不肖輩羣趨焉鮮于伯幾樞作湖

邊曲云湖邊蕩槳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徊忍

淚傍郎船貪得纏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

熊蹯棄如土陽臺夢短匆匆去鴛鎖生寒愁日暮安
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柔漢歌行露後王之子孫亦有
如湖邊女者天之報施一何捷也

西湖遊覽志奉化戴表元帥初故宋太學生也其湖上
贈歌者一絕云牡丹紅紫豔陽天檀板朱絲錦色箋
頭白江南一尊酒無人知是李龜年

都元敬詩話元杭州吾子行博學好古精篆籀之學晚
爲妾家所累有司逮之子行素高抗不能忍辱卽作
詩投其所知仇遠潛赴水死詩云劉伶一鋤事徒然

蝴蝶飛來別有天欲語太元何處問西冷橋外斷橋
邊後僧宗泐作詩弔之云吹簫人去竹房空海內猶
傳學術工最是西冷橋畔路淡煙疏柳夕陽中子行
別號竹房善吹洞簫故泐詩首句及之

紫桃軒雜綴散花灘在西湖東馬塍溜水闢地元張伯
雨卜居有詩曰浮家泛宅意何如玉室金堂計不疏
歸錦橋邊停舫子散花灘上築樓居淡然到處自鑿
井元晏閉門方著書但得草堂貲便足人生何地不
樵漁想玉鈎橋未成黃篾樓經始之日也余遍訪馬

塍地不可得而杭人藝花者亦絕無佳種伯雨風流
邈不可追矣

湖船錄李仲仁漫翁湖中製畫舫始用布帆張伯雨爲
名曰浮家泛宅并題太常引云莫將西子比西湖千
古一陶朱怕生在樓居也用著風帆短蒲銀瓶索酒
并刀斫鱠船背錦糗糊隄上早傳呼那箇是煙波釣
徒

霏雪錄樊公時中爲浙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
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

浙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
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閒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
卯至申公矢盡竟死之

七修類稿山村先生仇遠字仁近宋咸淳進士博通經
史曆有詩聲惜未見其集以行世也就家錢塘今西
城腳下尙有遺址在焉卒葬北山棲霞嶺予在鈔本
中見其閒居十咏因錄於稿詩云階前紫蔓金絲草
籬壁紅垂錦帶花梓澤平泉易銷歇春留富貴與詩
家樹隔殘鐘遠欲無野雲漠漠雨疏疏飛蚊盡逐南

風去父子燈前共讀書仰屋著書無筆力閉門覓句
費心機不如花下冥冥坐靜看蜻蜓蝶飛鶯花韋
曲舊時遊老去閒情已五休卻笑東風無檢束又隨
飛絮過南樓烏雀喧啾未肯棲狂風吹樹影迷離屋
邊尚有斜陽在更看山人一局棋風挾濃雲起砲車
捎窗雨腳亂如麻山中茆屋應安穩不問溪聲送落
花新竹修修綠覆牆讀書閉戶亦陰涼道人清福不
肯受卻入西山看夕陽翠袖佳人倚暮寒雙禽蹋破
玉闌干空山月落春風換直作羅浮夢裡看茶甌紗

帽慣迎賓不是詩人卽道人細雨斜風君莫出綠陰
門外有紅塵珠簾玉柵綺羅叢猶有承平京洛風飲
罷歸來遊騎少一庭明月夜方中

詞品楊復初築室南山以村居自號凌彥翀賦漁家傲

詞壽之云采芝步入南山道道深宛似蓬萊島聞說
村居詩思好還被惱蒼苔滿地無人掃載酒亭前松
合抱客來便許同傾倒玉免已將靈藥搗秋意早月
華長似人難老瞿宗吉和云喜來不涉邯鄲道愁來
不竄沙門島惟有村居閒最好無事惱苔階竹徑頻

頻掃有酒可斟琴可抱長年擬看三松倒日內靈砂
親自搗歸隱早朝廷未放元真老

存齋詩話貢友初泰甫尙書姪工詩春日吳山絕句云
十八姑兒淺淡粧春衣初試柳芽黃三三五五東風
裏去上吳山答願香特過予誦之其詩新嫩奇巧多
類是

堯山堂外紀錢塘莫景行維賢築別業於靈隱天竺閒
繞舍栽杏樹號曰杏園日與騷人墨客遊咏其中時
人比之輞川莊黃潛詩云旋移小隱傍南峯遠有咸

平處士風山態近人猶偃蹇湖光無雨亦溟濛行春
杖履時時到臨水軒窗面面通別作新亭供戲劇青
帘搖曳杏花中

都元敬詩話元僧圓至工於古文而詩尤清婉其寒食
云月暗花明掩竹房輕寒脉脉透衣裳清明院落無
燈火獨繞迴廊禮夜香曉過西湖云水光山色四無
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絃管動半湖煙霧是
遊塵他如再往湖南云春路晴猶滑山亭晚更荒竹
枯湘淚盡花發楚魂香涂居士見訪云竝坐夜深皆

不語一燈分暎雨閒身其造語之妙當不減於惠勤
參寥輩也

靜志居詩話劉誠意在元時有和王文明絕句云夜涼
月白西湖水坐看三台上將星好事者遂傳會之謂
公望西湖雲氣語坐客云後十年有帝者起吾當輔
之此妄也當公羈管紹興時感憤至欲自殺藉門人
密里沙抱持得不死明初旣定婺州猶佐石抹宜孫
拒守是豈預自負身爲佐命者耶其題太公釣渭圖
云偶應非熊兆尊爲帝者師則公自道也世人多以

前知目公至凡識緯堪輿等書皆爲公作豈其然乎
兩湖塵談三月都門鶯亂啼郎君春色上朝衣潘生況
擬供調膳張敞仍須學畫眉南陌酒香銀甕熟西湖
月朗畫船歸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粉黛移此
洪武中練子寧侍郎送花狀元歸娶詩也花公名綸
余邑中人任御史登第時年甚少故詔許歸娶然儒
學題名記止云會元無狀元之說又國朝登科錄亦
無此名不知何科賜第欲一考之則郡乘零落故老
湮沒矣

謹案花綸舉洪武十七年甲子鄉試第一乙丑探
花及第練中丞詩載金川玉屑集中其云送花狀
元者不知何本郭若緯浙士登科考云查王世貞
科試考乙丑廷試綸居第一旣啟封上自以夢故
用丁顯爲狀元而置綸第三是以有花狀元之號
又狀元考高皇初擢綸第一因其年少乃更丁顯
人遂相傳爲花狀元則綸實爲探花矣沈懋德以
爲登科考亦無此名或見俞憲登科考以黃子澄
爲第三而并綸姓名失之是以有此疑耳又郭元
柱貢舉考洪武乙丑會試取黃子澄等四百七十
二人綸舉第三則儒學題名記會元之說亦誤也
綸字王言官翰林編修浙邦宗望幾於湮沒無聞
故備書之

古今詩話紀事永樂中清江俞清之題西湖云西湖湖
上可憐春煙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未乾無好思畫船

歌舞爲誰新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惟
有斷隄殘柳樹淡煙猶鏽亂啼鳥二詩葉文莊公每
稱誦之

古今詩詞紀事錢塘馬鶴臆清修苦節所居去飛來峯
不十里以貧累不能數往因題詩曰飛來峯在腳邊
頭十五年閒兩度游說與山靈應笑我先生忙到幾
時休旣悲其窮復賞其達

存齋詩話錢思復以浙江潮賦得名起句云維羅刹之
巨江兮實發源於太末試官喜之遂中選蓋滿場無

知羅刹爲浙江者後作西湖竹枝曲云阿姊住近段
家橋先伯元範戲之云此段家橋創見卻與羅刹江
不同也蓋西湖斷橋以唐人詩斷橋荒蘚合得名亦
謂孤山路至此而盡非有所謂段家者竹枝曲凡十
章皆佳作首章云阿姊住近段家橋山妬娥眉柳妬
腰黃龍洞前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予時年幼愛
而盡和之首章云昨夜相逢第一橋自將羅帶繫郎
腰願郎得似長江水日日如期兩度潮甚爲思復稱
獎恩復號心白道人

儼齋詩話錢塘劉士亨泰號菊莊景泰天順閒隱居不仕極工小詩題豐樂樓云層層高處宴王孫湖上青山落酒尊三百年來如一夢月明還照湧金門春日湖上云浴鵠灣頭蕩槳過雨聲昨夜漲湖波落梅天氣寒偏峭未許春衣試薄羅湖上暮歸云小朦朧醉踏殘花柔綠陰中一徑斜日暮歸來問童子春衣當酒在誰家元人詩格中可匹揭曼碩薩天錫有唐賢風味也

西湖遊覽志餘劉士亨次聶大年遊淨慈寺詩步聯苔

燈翠層層方外幽尋我最能虎熟不驚園社客鷗閒
常送過湖僧支郎踏遍無雙寺臨濟傳來有一燈話
久頓忘飢渴想詩懷清似玉壺冰時書此詩於壁閒
按察使泰和曾蒙簡見之笑謂寮案曰如此閒情我
輩不及也

白雲道人詩集卷之二
堯山堂外紀沈啟南石田工畫山水人物嘗寓西湖寶
石峯僧舍爲求畫者所窘劉邦彥嘲之云送紙敲門
索畫頻僧樓無處避紅塵東歸要了南游債須化金
仙百億身又寶峯樓看啟南畫因懷畫中詩人存沒

云尋僧重上寶峯樓對景興懷不自由東海傷心諸老散西湖回首十年游摩娑舊畫題新句慚媿青山對白頭空負梨花一尊酒無人共載木蘭舟

堯山堂外紀沈石田嘗寓杭之天竺寺人無知之者因

題一絕於竹云買書賣畫出春城着破青衫白髮生
四海固無知我者空敎啼殺樹頭鶯

江村銷夏錄沈啟南倣大癡道人靈隱山圖卷詩云湖

上風光說靈隱風光獨在冷泉閒酒隨游客無虛日
雲伴詩僧住好山松閣夜談燈火寂竹牀春臥鳥聲

閒佛前不作逃禪計邱壑宜人久未還後題曰劉公
僉憲史君明古偕余及繼南弟爲湖山之遊至飛來
峯不忍去者累日夜宿詳上人所索紙墨圖此以爲
茲山寫真因系以詩云

六研齋筆記沈石田長卷寫南屏諸山淋漓欲滴逼真
梅沙彌也用黃雙井法大書一詩亦雄岸有氣此老
真書畫中獅子也詩云抱衾兩夜宿北山忽夢南山
卽飛去出門草露拂衣裳鼻觀晴薰百花氣一登一
頓複嶺閒猿洞龍湫探不畏緣奇更到虎跑泉吟肺

久枯思灌漑夾城劉郎負宿約泉爲酒到應薄味山
僧煮茗一再熟目斷松行日移未不知歌舞何處邊
欲寄清冷醒醉尉我來此地本爲客握手日談何足
慰便追好事李節推三日先期豈云費別泉有詩兼
束劉三匝歌吟泉或沸

瓠里子筆談廣東鍾狂客名禧甚有詩名成化壬寅嘗
過杭友人招游西湖寄之詩鍾和云湖光山色最宜
秋君不來招也去游已辦蜀川千丈錦爲誰今日盡
纏頭萬頃西湖水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煙湖邊爲問

山多少每箇山頭住一年信乎狂客也

芸林詩話人有見題咏而漫爲次和反貽笑於大方家
惟海寧胡虛白和東坡題望湖亭詩爲得之東坡云
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捲地風來忽吹
散望湖亭下水連天虛白云鷗外清波雁外山望湖
亭下望歸船夜深坐起占風信人在珠宮月在天

蕉簷曝背臆記禮部尙書毘陵朱公夢炎字仲雅過錢
塘西湖一律云萬戶煙消一境空水光山色畫圖中
璣樓燕子家家雨錦浪桃花岸岸風畫舫舞衣凝暮

紫綉簾歌扇露春紅蘇公隄上垂楊柳尙想重來試
玉驄又湯仲友一律云山色波光步步隨古今難畫
亦難詩水浮亭館花閒出船載笙歌柳外移過眼年
華如去鳥惱人春色似遊絲六橋幾見輪蹄換取樂
莫辭金屈卮二詩聲律相敵皆作家也

墨畚錢鏐蹇驢衝雪岸烏紗夜醉西湖賣酒家十六吳
姬吹鳳管捲簾燒燭看梅花此李訓道孟昭西湖夜
宿之作也孟昭名進嘉興人詩亦醞籍可愛

扣舷憑軾錄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

自叙云慶樂園韓侂胄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有碑
石在荆棘中惟存古桂百餘故末段有猶今視昔之
感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牕酸
風掃盡芳塵鬢絲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
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
斷石岫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擊碎無聲故園已是
愁如許撫殘碑又卻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
林讀此詞不禁爲之增感余爲童子時見所謂慶樂
園其峯磴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閒盡爲有力者移

西湖志
卷四十一
去矣

雨湖塵談邵半江提學泛西湖詩曰輕舸翩翩畫裏行
煙波如酒醉詩情磬飄雲外林藏寺山缺湖東樹遶
城花下人閒鶯自語雨中春去草猶生欲攜賀老蒼
龍杖直上高峯頂上橫可謂文采不羣矣

雨湖塵談呂太守夔守杭日泛湖詩負郭千家半酒爐
玻瓈碧色是西湖平林樹擁開簾幙隔浦山行入畫
圖荇帶水清跳雨鱖荻荄風急下霜鳬竝船穩載遊
人去安得官閑一事無呂西江人有詩才

西湖遊覽志餘西湖賦西湖圖難得佳者蓋摹景則滯

離景則虛惟戴文進西湖圖稍稍超脫劉士亨題其
圖云錢塘西湖天下奇浮光萬頃澄玻瓈仙宮佛刹
湧金翠簫鼓之聲聞四時六龍扶日消春霧畫船撐
過茆家埠吳姬雙唱遏雲歌驚散鴛鴦與鷗鷺水亭
入夏薰風來鏡裏荷花高下開蔗漿酪粉出冰碗對
花一飲三百杯梧桐葉脫屬秋至兜子尋僧靈隱寺
深洞老猿呼不應和得賓王舊詩句元冥剪水落九
天孤山突若銀螺然玉驄駛醉探春去紅椒已破疏

西湖志 卷十四
籬邊戴進曾中有邱壑揮灑新圖使人愕羊腸路口
樹陰濃鴨背灘頭沙漠漠和靖東坡不可逢白雲常
護青芙蓉寄謝山靈莫相拒早晚來聽煙際鐘張靖
之詩云宿雨住還滴朝雲爛不收陰明猶未穩船在
斷橋頭又云春水鴨頭綠晚山螺髻青王孫舊遊處
雲重樹冥冥亦題戴文進西湖景詩也

西湖遊覽志餘元時有玉潤和尙者作西湖圖但寫意
而已劉伯溫題云大江之南風景殊杭州西湖天下
無浮光吐景十里外疊嶂湧出青芙蓉百年王氣散

荆棘惟有歌舞留歡娛重樓峻閣貯鉛黛媚柳嬌花
使人愛老僧不善兒女情故作物豪見眞態想其泚
筆欲畫時高視畫工如小兒千巖萬壑吾意匠夸娥
巨靈吾指麾卻憶往年秋雨夕畫舫衝煙度空碧蒼
茫不辨雲與山但覺微風響蘆荻須臾吟月迸深霧
時見松杉半昏黑開尊命客彈絲桐扣舷大笑驚海
童鮫人唱歌魚鼈應水底影動雙高峯只今倏忽成
老翁可憐此樂難再逢愁來看畫欲自適誰知感生
愁轉劇近日于洪靜夫家見西湖圖四幅款云李嵩

作寺觀峯塢皆有標題工巧絕倫蓋當時進御物也
國雅田學使叔禾學古才贍綱羅舊聞多所著述應德
唐公嘗目之曰文昌星精余讀其詩古體出入騷選
頗沈鬱豪縱如探珠合浦夜光迫人往往眩目故不
當以一篇一句觀所蘊也余素與公游聽其言若艾
艾不出口者一日觴於湖上多多許余澤秀集卽席
口授千言序之不竄一字燦然龍雕鳳組是捷悟偉
人

禪寄筆談西湖之盛始於唐至宋南渡建都則遊人士

女畫舫笙歌日費千金時人目爲銷金鍋相傳到今
其說乃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竹枝詞云銷金鍋邊
瑪瑙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
到翦春羅詞旨幽婉可玩予昨遊寶叔山天然閣評
閣上諸作惟蘇吳杜庠一聯深愜予意其詞云分明
似鏡憑誰鑄多少黃金向此銷與銷金鍋同意

無聲詩史金琮字元玉金陵人肆力問學暇輒怡情吟
咏畫梅花有逃禪老人筆意嘗自題絕句云一別西
湖未得歸孤山風月近何其春來臘有看花興又向

君家寫折枝

詩話類編淨慈寺有閣憑虛而出可瞰全湖天順閒學士錢公溥題詩倡腰橋二韻和者百餘皆未穩貼嘉靖間僧法聚者海鹽人和云大限迴接鳳山搖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草幾經留帝輦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間說樓臺醉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蓋西湖水面凡三千八百畝而裏外六橋於湖景最切所云年少平章指賈似道也

紫桃軒雜綴西湖大佛頭乃宋高宗時沙門思淨所鑄

相傳爲秦始皇纜船處余友陸伯承就其院後岡架
一閣以望全湖之勝余扁以倚醉而留一詩壁間云
結構青林杪梯雲到上邊石開黃葉徑湖展白鷗天
笑語連僧磬經過盡酒船秋來耽覓句終日曲闌前
列朝詩集周山人詩字以言崑山人遊武林敝衣匿僧
寺中提學孔天允自翰林出雅負知詩閱岳王廟題
壁詩曰何事疥吾壁也命隸人籌墨掃之至以言詩
乃大驚立命駕往謁遂與定交詩云將軍理骨處過
客式英風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後忠山河戎馬異涕

西湖八社詩帖

西湖八社一社友戶曹員外祝時泰字

汝亨號九山閩人光州太守高應冕字文中號穎湖

仁和人庠士王寅字仲房號十嶽新安人庠士劉子

伯字安元號望陽仁和人承天太守方九叙字禹績

號十洲錢塘人江西憲副童漢臣字仲良號南衡錢

塘人隱君沈仕字懋學號青門仁和人一社地紫陽

詩社雲居山三茅山青衣洞七寶山太虛樓白鹿泉

元妙海會五嶽樓星宿閣諸勝屬焉九山主之湖心

詩社岳祠林墓葛嶺蘇隄戒壇瑪瑙坡六一泉參寥
泉大佛寺慶忌池柳洲亭諸勝屬焉望陽主之玉岑
詩社高麗法相煙霞洞石室洞水樂洞龍井棋盤山
九溪十八澗諸勝屬焉十洲主之飛來詩社靈隱寺
三天竺九里松北高峯集慶寺普福寺石人嶺韜光
西溪冷泉亭呼猿洞諸勝屬焉南衡主之月巖詩社
勝果梵天鳳凰山萬松書院五雲山六和塔浙江潮
月巖亭天真寺龜田三一泉海鮮寺秦望山諸勝屬
焉穎湖主之南屏詩社淨慈寺南高峯法因寺虎跑

寺珍珠泉甘露泉藕花居雷峯塔金波園內六橋外
六橋肅愍墓錢王祠諸勝屬焉青門主之紫雲詩社
靈峯寺玉泉寺寶叔塔無門洞佛會寺雷院初陽臺
諸勝屬焉南衡主之洞霄詩社天目徑山洞霄宮翠
蛟亭野翁亭東坡泉瀑布泉茗溪葛溪大滌天柱九
仙崖甃石柱諸勝屬焉十嶽主之一社約凡往南山
俱湧金城外候齊北山昭慶寺候齊或買舟或肩輿
各隨便只一僕相隨遲到者有罰凡每會輪一人主
之內食之豆三蔬食之豆三果餌隨設無定品酒數

行能飲者聽之會閒清談除山水道藝外如有語及塵俗事者浮一大白凡詩命題止卽景物不取遠拈各集衆思要在古雅爲貴南衡山人童漢臣記

錢塘縣志詩人莫遠公寓上關門巷卓明卿上關門訪遠公詩有曰詩名騎白雪高枕臥青春其風致可槩見矣

竹嬾畫牋余雨後寓武林昭慶寺懷陸伯承倚醉樓寫此見意云雨後溪聲吼似雷高樓倚醉想銜杯段橋秋色無多遠只隔蘢蕪綠幾堆

閩小記萬曆己丑謝在杭與徐惟和下第過杭州六和塔愛其幽靜各賦一詩欲題壁閒而寺僧號呼奈何浪疥吾壁吾且取水滌之在杭笑不復題越三載在杭官吳興司理行部至杭詢之則寺僧懼罪逸去久矣在杭大笑因復題云雙旌五馬遶江城驚起山僧合掌迎三載重來渾是夢終軍原是棄繻生

檀園集予友程孟陽湖上題畫詩曰風隄霧塔欲分明閣雨縈雲雨未成我試畫君團扇上船窗含墨信風行此人此畫俱屬可想

靜志居詩話辛丑夏留湖上昭慶僧舍時錢受之曹潔

躬周元亮施尙白諸先生先後來遊杭人有持西湖
竹枝請錢先生甲乙者先生謂曰和者雖多要不如
老鐵次日羣公泛舟於湖曹先生引杯曰鐵厓原倡
之外誰爲擅場各舉一詩不當者罰周先生舉陸仁
作云山下有湖湖有灣山上有山郎未還記得解儂
金絡索繫郎腰下玉連環施先生舉張簡作云鴛鴦
蝴蝶盡雙飛楊柳青青郎未歸第六橋邊寒食雨催
郎白苧作春衣南昌王猷定于一舉嚴恭景安作云

西湖志 卷四
湖中女兒不解愁三五蕩槳百花洲貪看花閒雙蝶
蝶不知飛上玉搔頭吳袁于令令昭舉強狃作云湖
上女兒學琵琶滿頭都插鬧粧花自從彈得陽關曲
只在湖船不在家武進鄒祇謨訏士舉申屠衡作云
白苧衫兒雙髻丫望湖樓子是儂家紅船撐入柳陰
去買得雙頭茉莉花錢塘吳介彥遠舉徐夢吉作云
雷峯港口晚涼天相喚相呼出采蓮莫爲采蓮忘卻
藕月明風定好迴船蕭山張杉南士舉繆侃作云初
三月子似彎弓照見花開月月紅月裏蟾蜍花上蝶

憐渠不到斷橋東山陰祁班孫弈喜舉釋道元作云
湖西日腳欲沒山湖東月出牙梳彎南北兩峯船上
看恰似阿儂雙髻鬟錢塘諸九鼎駿男舉馬琬作云
湖頭女兒二十多春山兩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
去至今不唱江南歌予曰諸公所舉皆當然未若吳
興沈性之作也其詞云儂住西湖日日愁郎船只在
東江頭憑誰移得湖山去湖水江波一處流不獨寄
託悠遠且合竹枝縹渺之音曹先生曰然於是諸公
皆飲予亦浮一大白

名媛詩緯楊慧林字雲友號林下風杭州人工畫山水
湖上李漁所編意中緣傳奇蓋爲慧林而作也張遂
辰悼楊姬雲友詩畫樓猶咫尺寒食去年同草憶裙
腰綠花銷人面紅斷橋煙似水殘夜雨兼風那得空
離恨埋香佛國中自註墓在斷橋智果寺

國雅王素娥錢塘喜晴云試看小舟輕似葉載將山色
過西陵思朗致新季蘭之後又得一俊媛矣

歷朝詩集馬文玉善謳善琴善畫庚戌春遊西湖作憶
舊詩四章武林詞客屬和盈帙皆莫及也

初學集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草
衣家住斷橋東好句清如湖上風近日西陵誇柳隱
桃花得氣美人中自註王微自稱草衣道人柳隱西
湖詩云垂楊小苑繡簾東鶯閣殘枝蝶趁風最是西
陵寒食路桃花得氣美人中

其餘文精目金更

西河詩話予有錢湖記事詩五題凡十首康熙四十年
三月予同朱竹垞諸子過湖上作三日遊第一日舟
中問寶叔塔故蹟嫌舊志不實一謂僧寶所建塔所
叔形誤一謂錢王俶入觀民建塔保之呼保俶叔

聲誤然皆無據之言考是塔甚古郡國志云寶石山
上有七層寶塔王僧孺稱其巧絕人工則其來舊矣
且是塔以山得名寶叔者寶石之誤蓋山本多石有
巾石甌石落星石纜船石舊名山足曰石塔頭是也
今湖多增勝而是塔久壞誰其修之詩曰金沙聚坡
陀文贊壓瑪瑙望去皆有情觀者漫言巧古寺開神
境諸方仰上岑青天湖面似插破一蒲針是日有言
表忠觀碑在錢王祠者因過觀之考表忠觀在龍山
之麓觀毀遷其碑來祠然碑皆露立且有仆者及觀

畢欲憩祠右一廢寺不得入案地當湧金門外爲錢
王故苑苑曾產靈芝因捨苑宅作靈芝寺南渡後建
祠寺傍新進士放榜訖每題名於寺而開宴焉真勝
地也今祠止三楹坐錢氏三世五王而寺已頽然不
可問矣詩曰舊苑留壞墻荒碑臥行路欲採雲母芝
草長不知處日落移舟晚春明啟宴遲誰憐臨水宅
猶是曲江池王所居名臨水里次日竹垞赴李都運席未至
因登岸從溜水頭迤北有西馬塍在昭慶寺左與湖
墅東馬塍相對相傳五代時東西馬氏種花之所舊

志謂錢王馬坰非也吳越故城圈東馬塍入北關內
焉得有坰且塍者畦稜之名第可藝植牧獸非其事
矣今人家屋傍尙有花第無藝花者詩曰溜水橋邊
路迢迢獨自行西塍花自好何必問東塍閉門誰家
園不見有花樹但見賣花翁收花入籃去水仙王祠
者伍胥祠也胥死尸浮於江吳人謂爲水仙至唐乾
寧年封胥爲吳安王因有水仙吳王之稱立祠第四
橋俗以其爲水神也而祠於隄稱龍王塘舊塑樂天
東坡像陪祀王傍不可解豈王來湖中倩兩太守作

主人耶考蘇詩有云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則配水仙王者係蘇志然白不爾也嗣後不知何時又穿薦菊井於祠以實其配食之意明嘉靖閒祠毀遷祀白隄望湖亭傍後仍名龍王塘今第四橋無此祠而望湖亭傍又適在遷毀之際第三日雨後過二隄覓王祠不得酌酒賦詩曰龍宮有人王曾祀兩隄側神巫將招茅太守請配食秋菊井旋廢春蘭花不生每聽小海唱愁上望湖亭晉書夏統傳有小海唱祀伍胥之曲也南屏山前回峯以山勢迴抱得名吳越王妃建塔

其上本名回峯塔俗作雷峯以回雷聲近致誤而湧祐咸淳舊志造一雷姓者當之可笑甚矣宋有道士徐立之築室塔傍世稱回峯先生此明可驗者是日

日將西久坐望塔及訪小南屏觀石壁所書家人卦學記中庸摩挲延佇而日已銜岫矣石壁鋟司馬溫公書此是舊跡宋史高宗諭大臣已明道及此書而作武林遺事者反辨爲唐人所作八分非是詩曰南屏有回峯曲抱當寺門王妃建黃塔俗號黃皮墩黃皮

王妃之訛志云
地植黃皮誤

迤邐屏山西石壁看垂露坐對索靖

碑不覺日西去

謹案回峯塔回字正字通云說文口部回轉也从
口中象回形戶恢切古文作回六書正譌雷古作
回小篆加雨以別之又作雷以雷爲聲省作雷六
書精蘊回魯爲切骨怒發聲也回爲天威人君發
之爲乾斷不象其震動而象其重重口繞形不如
是無以蓄其剛也據此今回轉之回卽古雷字故
回峯亦寫作雷峯而咸淳臨安志竟作雷峯且云
有郡人雷氏居之雖舊志自有本要不若因回峯
名塔其說爲得但毛奇齡云回雷聲近致誤則又
未析回與雷古字通用之義也總之回字其音戶
恢切今轉爲魯爲切其形因與回通坊本遂
誤刻爲雷字經三寫魯魚帝虎不可不辨

詞苑叢談杭州女教場在鳳凰山麓宋南渡妃嬪演武
於此蕭山毛大可奇齡過之賦鷓鴣天云銀甲琿戈

小隊工內家宣敕敎從戎山蘿覆鎔縈金細野火燒
旗閃幔紅宮月靜障雲空鳳凰山下抱龍弓珠兜玉
鞍圍營路小雨寒花何處逢

詞苑叢談宋觀察荔裳罷官遊西湖與鐵崖顧菴西樵

宴集演邯鄲夢傳奇觀察曰殆爲余輩寫照也卽席
賦滿江紅云古陌邯鄲輪蹄路紅塵飛漲恰半晌盧
生醒矣龜茲無恙三島神仙遊戲外百年卿相蘧廬
上歎人間難熟是黃粱誰能餉滄海曲桃花樣茅店
內黃雞唱閱今來古往一杯新釀蒲類海邊征戍碣

雲陽市上修羅杖笑吾儕半本未收場如斯狀詞成
座客傳觀屬和爲之慷慨罷酒

詞苑叢談龔定山尙書與橫波夫人月夜泛舟西湖作
醜奴兒令四闋自序云五月十四夜湖風醋暢月明
如洗繁星盡斂天水一碧偕內人繫艇子於寓樓下
剝菱煮芡小飲達曙人聲旣絕樓臺燈火周視悄然
惟四山蒼翠時時滴入杯底千百年西湖今夕始獨
爲吾有徘徊顧戀不謂人世也酒語情恬因口占四
調以紀其事予瞻云何地無月但少閒人如吾兩人

予則謂何地無閒人無事尋事如吾兩人者未易多得爾詞云一湖風漾當樓月涼滿人閒我與青山冷澹相看不等閑藕花社榜疏狂約綠酒朱顏放進嬋娟今夜紗窗可忍關又云木蘭掀蕩波光碎人似乘潮何處吹簫輕逐流螢度畫橋白鷗睡熟金鈴悄好是蕭條多謝雙高折簡明宵不用招又云情癡每語銀蟾約見了銷魂爾許溫存領受嫦娥一笑恩戲拈梅子橫波打越樣心疼和月須吞省得濃香不閉門又云清輝依約雲鬟綠水作菱花蘇小天斜不見留

人駐晚車湖山符牒誰能管讓與天涯如此豪華除
卻芳樽一味賒

清波小志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
近日雷峯下有虞僧孺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於
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又可謂迅捷之極至
於食淡參禪又加孤山處士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不下帶編客有言頃見一士題詩西湖壁者朱竹垞彝
尊卽偕吳寶崖與予往觀之則墨瀋未燥而其人已
去詩云昔年湖上蕩船頻風日清融二月新橫着一

西湖志
枝臨水麗畫船看殺捲簾人日日東風第四橋天桃
故故泥人嬌春聲只戀啼紅樹不信黃鸝恨不消先
生賞其風調以爲名作惜不著姓名

西湖志卷之四十四

總校王詒壽分校

陳
汪學
瀚
校

西湖志卷四十五

志餘一

提要鈞元讀書之方也網羅放失史氏之法也蓋事與詞之無所比屬者強附則贅遺棄則闕道在收其餘焉西湖爲名賢傳述每多軼事散見遺文語異齊諧談非委巷胥從蒐擇一仍田志之舊以存其餘詎曰誇多聊澤風雅云爾志志餘

七修類藁三代時杭爲吳越荆蠻之地東南沿海陸少而水多故大佛頭爲秦皇東遊纜舟之石官巷口乃

官澗口羊壩頭乃洋壩頭也至漢封吳王濞於此史稱煮海富國其人輕悍則知非今之都會爲純良之民矣隋方築城胥山卽吳山猶在城外西北鑿石爲棧道東南江海陸地一衣帶耳故曰立子胥廟於江上圖經又云江塘去縣南五里縣彼時在錢塘門正此數耳李紳西陵詩曰猶瞻伍相胥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是也至唐中宗景龍四年沙方漸漲地方平坦而州之司馬始開沙河宋潘洞浙江論考其時乃宋璟也至五代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鐵幢遂爲通衢去胥

山已三里矣亦圖經言及紹興間沙又漲遠遂如今日云

錄異記錢塘江潮昔傳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屬鏤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抉吾目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鯀魚皮裹吾屍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來潮以觀吳之敗自是潮門山潮頭洶涌高數百尺越錢塘過魚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

西湖遊覽志舊傳子胥爲濤神自宋已前有禱輒應其

英靈可畏也大中祥符五年詔曰吳山神廟實主洪濤聿書往冊頃者湍流暴作閭井爲憂致禱之初厥應如響禦灾捍患神寶能之用竭精衷有加常祀庶憑誠感永庇居民宜令本州每歲春秋建道場三晝夜罷日設醮其青詞學士院前一月降付觀此則其時香火可想矣

避暑錄話桑欽爲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畧浙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爲證耳山海經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

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自彭澤來蓋眾江所會
不應獨取此一水爲名余意漸字卽浙字欽誤分爲
二名酈元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陽黟南巒中者是
已卽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溪合
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
於錢塘然後南趨於海然浙江不見於禹貢以錢塘
江爲浙江始見於秦紀而衢婺諸水與苕霅兩溪等
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余守
錢塘嘗取兩路山水證其名實質諸耆老頗得其詳

欲取好事類爲一書以補桑酈之缺會兵燹不及成
也

留青日札唐白居易在杭州取天竺片石在吳門取洞
庭雙石以支琴貯酒與漢陸續載鬱林石同意此古
人仕路清風也

夷堅志錢武肅時有獻雲鶴水犀帶者登碧波亭繫帶
試水水開七尺許

十國春秋武肅時有術者告曰王如廣牙城改舊爲新
有國止及百年若填築西湖以爲公府當十倍於此

武肅笑曰豈有千年而無真主者乎有國百年吾願
也卽於治所稍增廣之及忠懿歸宋計三世五王總
凡九十八年

西湖遊覽志 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院敏利老嫗監
更一夕有大蜥蜴沿銀缸喫油旣竭而倏然不見監
更嫗異之不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
而飽監更嫗以所見對王微哂而已

容齋隨筆 歐陽公五代史敘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
吳越亦嘗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

諱之及旁采諸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王順伯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王某又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建其發願文字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貴彰國懿天寶五年太歲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纂唐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

次年自建元也錢塘湖廣潤龍王廟碑云錢鏐貞明
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禪院碑封睦州牆下神廟
敕皆貞明中登聖寺摩崖梁龍德元年歲次辛巳錢
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宮詩是歲梁亾九里松觀音
尊勝幢寶大二年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
大二年八月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
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年至後唐
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
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爲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

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礪等九幢皆二年至
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歲在辛卯造然
則寶大正二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
天竺日觀菴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
年三月武肅薨方寢病與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
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
鎮法然則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
耳通鑑亦然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
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係契丹年乾祐廣順顯德石刻存

者三四十種固未嘗稱帝也

十國春秋錢忠懿王俶將內附決於天竺大士夢大士以綵繩圍繞其宅歸宋之意始定後子孫金紫不絕太平清話寇萊公貶嶺南過杭州妾蒨桃有疾謂公曰妾必不起幸葬我於天竺山下萊公驚哀不已從之

謹按侍兒小名錄寇萊公因會贈歌姬以束綾妾蒨桃以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
識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
織得成妾腰中能以詩諫者也

梅堯臣題和靖詩集天聖中聞錢塘西湖之上有林君復嶄嶄有聲若高峰瀑布望之可愛卽之愈清挹之

甘潔而不厭也是時予因適會稽還訪於雪中其談道孔孟也其語近世之文韓李也其順物玩情爲之詩則平淡邃美詠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辭主乎靜正不主乎刺譏然後知其趣向博遠寄適於詩爾

謹按和靖集有省心錄一百六十五則皆正心脩身之切近精實者此萬曆時人附於集後非和靖著也豈因梅聖俞談道孔孟一語而以此實之耶然其言自不可沒

七修類稿騷人韻士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擔糞與着綦其鄙賤之如此後見本集內有云坐讀某慵下眠看酒恰中則是某慵下者因坐讀

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懷曹南通云跌宕情懷每事
同十年曹社醉春風彈弓園圃陰森下棋子虛堂寂
寃中是着某一事亦與人同豈逋翁亦能擔糞者耶

晁无咎跋林逋薦士書後余嘗出錢塘門遵湖放北山

一徑趨崦委曲深遠菱荇魚鳥皆可樂過林君居拜

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徘徊

彷徨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

羣至點鼓琴希則喟然歎曰吾與點士亦重志所向

仕不仕何論耶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天性自疏莫

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挽後來欲其聞達則反覆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如林君者而從之

六研齋二筆林君復以湖山傲人然亦不免愛名之習當時有作西湖墨本者於孤山左側林蘿秘邃間狀出衡茅景象題云林山人隱居以示君復君復喜甚爲作一詩以承之

湧幢小品杭州孤山以林和靖著濰縣之孤山乃伯夷避紂之所而名不甚著以地之衝僻不同而好事者

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北窗炙輶錄錢塘有兩處土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
和靖居孤山冲晦居萬松嶺兩處士之廬正夾湖相
望予嘗館於冲晦之孫忉忉之居卽冲晦之故廬也
有一菴岩堯於嶺之上東望江西瞰湖湖之曲正與
孤山相值而和靖之室隱見於煙雲杳靄之間遐想
當時之事使人慨然也冲晦以數學顯時士大夫皆
宗之嘗謂孫忉曰子孫世世不得離錢塘以錢塘永
無兵燹

睽車志臨安下竺式道者苦行修懺累年置火鍼於像
前晝夜持誦環繞遇困倦卽以指觸鍼而醒之晚年
兩手惟存四指建懺堂甚雄每架一樣磬一磬輒誦
大悲神呪七遍建炎間金人至積薪其下焚之薪爲
之盡而屋不然乃不復焚式嘗與林逋相倡和

謹按式道者疑卽遵式詳見方外但此云兩手惟存四指與西湖高僧事畧所載凡爲法祈禱必然指惟存三焉語不合存以俟考

紫桃軒又綴林君復得宛陵葛生所茹筆用之如百勝
之師橫行楮墨間無不如意故林書清瘦灑落有雪

鶴松猿之韻

四朝聞見錄今南屏山興教寺摩崖家人卦中庸大學
篇係司馬溫公書新圖經不載錢塘自五季以來無
干戈之禍其民富麗多淫靡之尚其齊家之道或缺
焉故司馬溫公書此以助風教非偶然爲之也

曝書亭集詣壑菴觀摩崖隸書家人卦考葉紹翁四朝
聞見錄吳自牧夢粱錄皆云石壁刊字出司馬溫公
筆獨周密謂是唐人遺跡後人於石旁刊右司馬溫
公書六字其實非也家有宋鑑稱紹興六年十一月

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正似漢人朕有五卷
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
道不特玩其字而已今摩崖所刊家人卦後襍以樂
記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百九十二言
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自得焉百九十七言合
乎朱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面諭請刊於石者
此卽王洧詩有云涑水崖碑半綠苔春遊誰向此山
來也

揮麈錄姚舜明庭輝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

東坡先生云公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類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實一時之勝事也

兩湖塵談南山有惠因寺卽高麗寺在玉岑山地志云元豐中高麗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學賢首教於此因施金建者其後元祐中東坡知杭州有海航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所遣侍者壽介等五人云來祭奠本寺

僧靜源又將金塔二座捨寺仍令其人尋師學法公
卽上三疏謂外國假此嘗探中國朝廷無絲毫之益
而外國獲不貲之賄元豐中因靜源庸人私與往來
妄有談說遂致義天遠來寺僧得利而館待錫予公
私告病深爲未可朝議是之止令祭奠不得受塔亦
不容其尋師遊覽發其人還國夫東坡天才高邁好
談釋教如佛印惠勤之徒皆與之游而此事則深嚴
介重如此蓋風流文雅而非溺於崇尚彼偏信專惑
者亦誤矣

東坡志林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
高麗國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
與講佛法詞辨蜂起高麗僧莫能制又具得其情以
告蓋其才有過人者

通鑑長編侍御史賈易言蘇軾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
故決配稅戶顏章兄弟皆無罪之人今則漸蒙貸免
矣旣而專爲姑息以邀小人之譽兼設欺弊以竊忠
蓋之名如累年灾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謂
甚於熙寧七八年之患彼年饑饉疾疫人之死亾者

十有五六豈有更甚於此者又嘗建言以興脩水利者皆爲虛妄無實而自爲奏請浚治西湖乞賜度牒賣錢雇役聞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鍤之類虐使捍江廂卒築爲長隄於湖中以事游觀於公私並無利益監司畏其彊無敢觸其鋒者況敢檢按其不法耶云云宣諭曰貿易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呂大防對曰易誠過當若欲定疊不若兩罷爲便可之

北窗炙輶錄東坡性簡率平生衣服飲食皆草草至杭州時嘗喜至祥符寺琴僧惟賢房閒憇至則脫巾褫

衣露兩股榻上令虞侯搔爬及起觀其岸巾止用一
麻繩約髮又築新堤時坡日往視之一日飢令具食
食未至遂於堤上取築堤人飯器滿貯其陳倉米一
器盡之大抵平生簡率類如此

東坡仇池筆記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予自湖上夜歸
屠者之門百鵝皆號若有所訴鵝能警盜亦能卻蛇
有糞殺蛇蜀人園池養鵝蛇卽遠去有二能而不能
免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如逸少乎

冷齋夜話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

侍者投牒求解宅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
舊廬卽令出別候指揮東坡於是將僚佐同至石塔
令擊鼓大眾聚觀袖中出疏使晁无咎讀之其詞曰
大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
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
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
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雲山
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予謂戒公甚類
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託之以爲此文遂

與百世俱傳也

葷航紀談錢塘西湖三賢堂兩處皆有東坡先生其一
在孤山竹閣乃香山居士白樂天和靖先生林君復
東坡先生蘇子瞻三賢像中興建都孤山爲延祥觀
而閣與像俱廢乾道五年郡守周琮建於水仙王廟
之東廡親染於額蓋取坡詩配食水仙王之意後慶
元間守臣趙從善於廟前湖隄下浚井以亭覆之名
曰薦菊亦取坡詩一蓋寒泉薦秋菊之意運漕所有
三君石刻並附於堂中暨寶慶間袁彥清尹天府請

於朝依會稽金陵舊制遂卽蘇堤中新亭增築園地廣建堂室依水仙王廟三賢像於中前後布設亭軒以其石刻並分寘於下大丞相魯國公書額爲西湖之壯觀其一在龍井壽聖院方圓菴東卽趙清獻公閒堂而爲三賢堂乃清獻公閔道蘇東坡辨才法師若訥像而寺在龍井之西北數里羣山中寺門有歸隱橋下有滌心沼遊人多不到彼是以少有語及者東坡志林到杭州一游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

酌湖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
泉皆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
遺跡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
里上有高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
往

東坡題萬松嶺惠明院壁余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
聖塗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
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
味復余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

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東坡題蔡君謨海會寺記君謨寫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歿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歎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橋看暮山乃人間絕勝之處自馳想耳東坡杭州題名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

但有愴恨

東坡題蔡君謨書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歸退老於孤
山下蓋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畧無在者偶出蔡
公書簡觀之反覆悲歎耆老凋喪舉世所惜慈雅之
歎蓋有以也

東坡題靈隱天竺錢塘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
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
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虧然真若鐘聲乃
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

兩湖塵談

蘇東坡守杭留意西湖極力濬復規畫常平

錢米請給度牒以爲之費又恐淤塞則設置掠湖兵

士命錢塘尉司管句且於湖中立塔以爲標表著令

東塔以內不許侵爲菱蕩此其見於疏狀甚明舊有石

小塔三土人呼爲三塔基云予童時猶見之正德初

杭守楊公開湖始盡掘去愚俗相傳是塔以爲昔人

鎮妖之物蓋承訛耳比見脩圖志咏古蹟亦以此紀

之夫愚俗不足論文士亦爾草率何哉信夫好古者

之難得也

湧幢小品 東坡謂杭州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王梅溪
謂越之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可謂貼對

春渚紀聞 雪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
上見一人野服髽髻頗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
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
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願
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
參從如是也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
正對之曰然先生領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

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爲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兩湖塵談

西湖非游觀地大有利於吾杭者也夫不觀六井記安知李長源免民飲鹹之利不觀石函記安知白樂天使民溉田之利不觀開湖狀安知蘇子瞻復興溉田脩井與省民疏河之利蓋湖之爲利甚廣溉田者湖也供飲者湖也通舟楫者湖也三君子有

功德於民矣比志西湖者皆忽不知詳於戲此而不志無所用志矣

七修類藁宋有杭州僧參寥唐亦有道士參寥見孟浩然集唐有藏蘭亭僧辨才宋亦有高僧辨才隱天竺見淮海集

揮麈餘話蔡元長京少年鼎貴建第錢塘極爲雄麗全占山林江湖之勝今行在殿前司是也宣和末金人突至盡以平日所積用巨艦泛汴而下置於臨安宅中靖康初下籍沒之詔適毛達可守杭達可京門下

士也緩其施行密喻其家藏隱所以蔡氏之後皆不貧

留青日札王永叔載行都試禮部者皆禱於皮場廟皮

場卽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六年傳聞皮場土地主瘍

疾之不治者詔封靈貺侯廟在萬壽之晨華館與貢

院爲鄰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何因而置廟也

今皮場廟在吳山上卽惠應廟應試士子尚多禱之

泊宅編方勺云先子旣老迤邐還浙予偶至杭創小圃

在清波門外稍加葺治迎侍來居二年而先子捐館

後閱遺藁見先子未第時有贈吳興朱臨詩斷句云
安得斷茅環堵地漁樵終老繼清風初謂先子慕朱
早退故有是句也繼與前輩語方知是圃乃鮑當郎
中故居鮑有詩編名曰清風集時號鮑清風蓋先子
終老有繼清風之兆已見於布衣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高宗至錢塘觀表裏江湖之勝歎
曰吾舍此何適呂頤浩上言曰金人專以聖躬爲定
今駐蹕錢塘足避其鋒矣帝意遂決人皆以偏安責
秦檜不知實頤浩成之也

淵鑑類函宋高宗定都臨安詔曰光武之興雖定都於洛而車駕往返見於前史者非一用能奮揚威靈遞行天討上繼隆漢朕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紹大統夙夜危懼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撫綏淮甸旣已申問邊圉獎率六軍是故復還臨安內修政事繕治甲兵以定基業非厭雨露之苦而圖宮室之安也遂定都故今以臨安府爲行在所

兩湖廳談宋高宗之定都臨安也紹興四年始命有司建太廟十二年作太社太稷皇后廟都亭驛太學十

三年築圓丘景靈宮高祺壇秘書省十五年作內中
神御殿十六年建武學廣太廟十七年作玉津園太
乙宮萬壽宮十八年築九宮貴人壇十九年建太廟
齋殿二十年作玉牒所二十二年作左藏庫南省倉
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太醫局二
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始
備噫亦艱矣

西湖遊覽志瑞石山之左宋有太廟紹興四年建正殿
七楹爲祏室十有四以奉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

神宗哲宗徽宗其後益以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
凡十二主欽宗則缺而不祀設七祀位於殿下橫街
之北以祀司命戶竈中雷門厲行設配享功臣位於
橫街之南太祖則趙普曹彬太宗則薛居正石熙載
潘美真宗則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則王曾呂夷簡
曹瑋英宗則韓琦曾公亮神宗則富弼哲宗則司馬
光徽宗則韓忠彥高宗則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
孝宗則陳康伯史浩光宗則葛邲寧宗則趙汝愚

謹按中興編年紹興三十一年八月淵聖北問至
廟號欽宗遙稱獻陵明年閏二月附木主於太廟

咸淳臨安志紹興四年命守臣梁汝嘉建太廟於瑞石山左以奉列主後又設配享功臣位於橫街

廟詳於宋史嘗下詔議配享功臣廷臣謂欽宗在位不久無可當配享者故缺焉咸淳志記配享諸臣名於列宗之下因無欽宗田汝成誤讀此志遂謂不祀欽宗人謂不可辨

武林梵志高宗南渡議西溪建立行宮因幸西溪相度形勢遂駐蹕於沈氏有沈諸者進食獻茶帝大悅曰西溪且留下後遂相傳爲駐馬沈

研北襍志杭州故內觀堂前有太湖石卧峰陂陀甚大其中鑿爲泓沱相傳云思陵滌硯具也

出來此論足慰忠魂於地下矣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文公遺意近有人曰今之岳廟鑄檜像於門外亦當鑄施像坐於檜上持刀斫之庶爲得也

江湖雜記秦檜旣殺武穆向靈隱寺祈禱有一行者狂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賦詩有家在東南第一峰之句檜令隸何立物色立至宮殿見僧坐決事立問答曰地藏王決檜殺岳飛事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

揮麈後錄陳堯臣者婺州人善丹青登科爲畫學正王
黼薦其人於上遷至侍御史黼敗堯臣亦遭斥建炎
中詔除其職初秦會之主判高密堯臣以滄州掾曹
同爲京東漕同試官因以厚甚會之擅國遂盡復故
官雖不敢用招至武林每延至相府欵密敘舊堯臣
以前所錫萬金築園亭於西湖之上極其雄麗今所
謂陳侍御花園是也

湖塢雜記靈隱羅漢堂法像稍小於淨慈而完好過之
淨慈塑濟顛於中靈隱塑風僧於中按秦檜遇風僧

於冷泉亭事不載乘志予於鴻書見之亦非無因之
說至今厨中檜齋僧鍋尚存有欵識雖漶漫猶可辨
提醒東窗一語奪賊臣之魄褫長舌之魂正不可不
存此蹟於天地間以作回邪鑒戒

湖瑞襍記栖霞嶺上有五洞紫雲最奇洞前有牛臯墓
有牧童牧牛墓上忽焉擲牧童於山麓而牛角自折
自此人不敢犯考牛將軍字伯遠爲武穆部將屢立
戰功紹興十七年上已田師中大會諸將臯遇毒歸
遂卒人皆知師中之毒檜實使之後追封輔文侯故

其赫赫厥靈千秋不昧

清賞錄錢唐褒親崇壽教寺俗稱劉娘子寺宋紹興劉貴妃專掌御史文字工書畫畫上用奉華堂印然恃寵驕侈盛夏時以水晶飾腳踝不知節也寺在清波門折而南

齊東野語莊簡吳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壽特親愛之入宮每用家人禮憲聖常持滿盈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之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鞋筇杖獨攜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盤

石上遊人望之如神仙遂爲遷者所奏次日德壽以
小詩召之曰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
小璫持賜王亟往光堯迎見笑謂曰夜來冷泉之遊
樂乎王恍然頓首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
見之否蓋壘石筭泉象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冷
泉中揭一屏乃圖莊簡野服濯足於石上且御製一
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賢掃除膏粱放曠林泉滄浪
濯足風度蕭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可謂戚畹之至
榮矣

程史劉蘊古燕人也金主亮將南寇使之僞降以覬國

當國者喜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紹
興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繼改京秩爲鄂倅又改倅
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其
僕北歸有告者及按所遣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
乃伏誅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闔閨都人敬事之有富
民捐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妄謂
有心諾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於旁市人皆驚
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舊其意果何

在有右武大夫魏中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己至耳聞者不信後卒如言

老學菴筆記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新安戴彥衡所造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畫也中官欲於苑中作墨竈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

四朝聞見錄孤山涼堂西湖奇絕處也堂規模壯麗下

植梅數百株以備游幸堂成中有素壁四堵幾三丈
高宗翼日命駕有中貴人相語曰官家所至壁乃素
耶宜繪壁亟命御前蕭照徃繪山水照受命卽乞上
方酒四斗昏至孤山每一鼓卽飲一斗盡一斗則一
堵已成畫若此者四畫成蕭亦醉駕至則周行視壁
間爲之歎賞知爲照畫賜以金帛蕭畫無他長唯能
使玩者精神如在名山勝水間不知其爲畫爾

咸淳臨安志九里松一字門扁吳說所書也高宗駕幸
天竺由九里松以入顧瞻有扁翊日取入欲自爲御

書黼黻湖山命筆研書數十番歎息曰無以易說所
書也止命匠以金填其字復揭之於一字門云說又
嘗書東坡寒碧句於寺之鬆壁高宗命借入宮中數
日復命還賜本寺說字畫遭遇如此

謹按四朝聞見錄紹興二年六月頒黃庭堅戒石
銘於郡縣亦用金書不獨飾吳說九里松字也

癸辛雜志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爲
仙韶院之冠宮中號爲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幸爲
恨旣而稱疾告歸宦者陳源以厚禮聘歸蓄於西湖
之適安園一日德壽按梁州曲舞屢不稱旨提舉官

聞禮知上意不樂因從容奏曰此事非菊部頭不可
上遂令宣喚於是再入九禁陳遂感愴成疾有某士
者頗知其事演而爲曲名曰菊花新以獻之陳大喜
醉以田宅金帛甚厚其譜則教坊都管王公謹所度
也陳每聞歌詠淚下不勝情未幾物故園後歸重華
宮改云小隱園孝宗朝撥賜張貴妃爲永寧崇福寺
云

四朝聞見錄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曰武林如以
元虎爲元武之類山自天目而來爲靈隱後山頓伏

至儀王墓後若虎昂首領下石隱隱有斧鑿痕故老
相傳以爲太祖又以爲徽宗用望氣者之言鑿去虎
領又謂高宗嘗占夢爲虎所驚因鑿焉未知孰是今
行宮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環以花竹蓋因
一小土阜爲之非武林也道士易如剛因攻媿樓公
齋宿丐詩以詠其亭詩中用事最爲精博曰武林山
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母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
其來真有以蓋靈隱之山卽武林之山冷泉之水卽
武林之水謂此山亦復用此名則行宮培塿之土非

武林明矣老筆殊使人畏也末章乃謂錢氏鑿井建
繙黃廬以厭王氣疑此山爲武林餘脈是又收拾人
情之論當以前章爲正云

西湖遊覽志高宗旣居德壽時到靈隱冷泉亭閒坐有一行者奉湯茗甚謹德壽語之曰朕觀汝意度非行者也本何等人其人拜且泣曰臣本某郡守得罪監司誣劾贓廢爲庶人貧無以餬口來從師舅覓粥延殘喘德壽惻然曰當爲皇帝言之數日後再往則其人尙在問之則云未也明日孝宗恭請太上帝后幸

聚景園德壽不笑不言孝宗再奏亦不答太后曰孩兒好意招老夫婦何爲怒耶德壽默然良久乃曰朕老矣不聽我言孝宗益駭復從太后請其事德壽乃曰如某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媿見其人孝宗曰昨承聖訓次日卽以諭宰相宰相謂贓汚狼籍免死已幸難以復用然此小事來日決了今日且開懷一醉可也德壽始笑而言明日孝宗再諭宰相宰相猶執前說孝宗曰昨日太上聖怒朕幾無地縫可入縱大逆無道也須放他遂復原官予大郡後數日德壽

再往其人曰臣已得恩命專待陛下之來謝恩而去
武林舊事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
探春至禁煙爲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
粲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
衆京尹爲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璫貴客賞犒無算都
人士女兩隄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櫓比如
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談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
可以想見

西湖遊覽志西湖競渡自二月八日爲始而端午尤盛

是日畫舫齊開游人如蟻龍舟六隻俱裝十太尉七聖二郎神襍劇飾以綵旗錦繖花籃鬧竿鼓吹之類帥守徃一清堂彈壓立標竿於湖中挂錦綵銀椀官楮以賞捷者有一小節級披黃衫青帽插孔雀尾乘小舟橫節杖聲喏取指揮次以舟回朝龍舟以綵旗招之諸舟鳴鑼鼓分兩翼遠近排列成行再以綵旗引之諸舟競發先至標所者取賞聲喏而退其餘犒錢而已

楓窗小牘舊京工伎固多奇妙卽烹煮槃案亦復擅名

若南遷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血
肚羹宋小巴之類皆當行不數者宋五嫂余家蒼頭
嫂也每過湖上時進肆慰談亦他鄉寒故也

夷堅志侍衛步司右軍第三將狄訓練以紹興中部諸
寨兵五更入受俸至錢湖門外以候啟閉覺有堅物
觸其足取燭照視則一巨蟹長三尺形模恠醜命從
卒執縛送於家復假寐夢一人長鬚容貌古惡著淡
綠袍軟幘黑鞋繫烏犀帶手執板揖曰某乃西湖判
官因出戲於綠野蒙君慮執慮必遭鼎烹害願急馳

一使往告俾全餘生當謀厚報脫或不免在微命固不足恤正恐爲門下之禍非細事也狄寤而門已啟衆以次入城未暇問及事畢奔馬歸舍諸子已烹蟹分食詫其甘鮮獨妻未下箸狄話所夢使勿食未幾五子相繼病死唯狄與妻存

武林紀事乾道初靈隱寺後生一菌圓徑二尺紅潤可愛僕報寺主驚喜以爲奇珍不敢食獻於楊和王王亦奇之曰是當爲玉食乃奏進於孝宗詔以美味宜供佛復賜靈隱寺蓋朝廷初不知其出於寺也仍持

至寺承之以盤經日頗有汁沾濡兩犬爭舐一時狂
死寺主乃悟爲毒物之氣滋結致異苟入天厨必遭
大戮亟瘞諸地以絕其迹豈萬乘所御自有神護楊
王亦大貴人寺主不私口腹皆得免於意外之禍耶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淳熙中作翠寒堂於禁中以日本
國松木爲之不施丹禳其白如齒嘗召趙丞相雄王
樞使淮奏事堂下古松數十清風徐來上曰松聲甚

清遠勝絲竹子瞻以風月爲無盡藏信哉

上雅敬蘇文忠居常

止稱子瞻或稱東坡

四朝聞見錄龍川陳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嘗圖視錢塘喟然而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城中地勢下於西湖也亮奏書孝宗謂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鎮厭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泄而無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力請孝宗移都建鄴且建行宮於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聽其議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亭先生游王素不喜考亭故併陳而嫉之

陳至都省不肯盡言度縱言亦未必盡復於上翼日
上問以亮所欲言者王對上曰秀才說話耳上方鄙
遠俗儒遂不復召見時兩學猶用秦檜禁不許上書
言事陳嘗游太學故特棄去用鄉舉名伏麗正門下
王又短之以爲欺君故遷都之議爲世迂笑至今日
亮得以迂笑議己者於地下矣

乾淳歲時記二月八日爲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
拜極盛百戲競集如緋綠社襍劇齊雲社蹴毬遏雲
社唱賺同文社耍詞角觴社相撲清音社清樂錦標

社射弩錦體社花繡英略社使棒雄辯社小說翠錦
社行院繪革社影戲淨髮社梳剃律華社吟叫雲機
社撮弄而七寶騰馬二會爲最玉山寶帶尺璧寸珠
璀璨奪目而天驥龍媒絨羈寶轡競賞神駿好奇者
至翦毛爲花草人物厨行果局窮極肴核之珍有所
謂意思作者悉以通草羅帛雕飾樓臺故事之類飾
以珠翠極其精緻一盤至直數萬然皆浮靡無用之
物不過資一玩耳奇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蟹金
龜高麗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嶠之異卉不可縷數莫

非洞心駭目之觀也若三月三日殿司真武會三月二十八日東嶽生辰社會之盛大率類此

乾淳歲時記

清明前三日爲寒食節都城人家皆插柳

滿檐雖小坊幽曲亦青青可愛大家則加棗銅於柳上然多取之湖隄有詩云莫把青青都折盡明朝更有出城人朝廷遣臺臣中使宮人車馬朝饗諸陵原廟薦獻用麥糕稠餠而人家上冢者多用棗銅薑豉南北兩山之間車馬紛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慶九曲等處婦人淡粧素衣提攜兒女酒壺肴饌村店

山家分餕游息至暮則花柳土宜隨車而歸若玉津富景御園包家山之桃關東青門之菜市東西馬塍尼菴道院尋芳討勝極意縱遊隨處各有買賣趕趁等人野果山花別有幽趣蓋輦下之民無日不在春風歌舞中也

老學菴筆記韓蘄王旣解樞柄常遊湖山間李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至冷泉亭愁坐遇韓來矜其狀問之李不識韓見姿狀魁異乃告以實韓曰某有一紙明當相贈李巽謝明日一吏持牘授之仍

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牋詣府謝韓不復見

武林舊事淳熙間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
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
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
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果蔬羹酒關撲
宜男獻具閑竿花籃畫扇綵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
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錏髹
漆織篋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
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橈趨逐求售者歌妓舞

鬟嚴粧自銜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
拍襍劇紛紜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踘分
茶弄水踏滾木撥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教水族飛
禽水傀儡鬻道術煙火起輪走線流星火爆風箏不
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
珠簾錦幕懸挂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閹竿花籃等物
宮姬韶部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
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所共趨遂成
富媼朱靜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

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徃徃修舊京金明
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豈特事遊觀之美哉

清波別志舊都歲自元宵後都人卽辦上池遨遊之盛
惟恐負於春色當二月末宜秋門下揭黃榜云三月
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開金明池許士庶游行御史臺
不得彈奏迨南渡故老客臨安泛西湖懷舊都作詩

云曾見宜秋輦路門大書黃榜許遊行漢家寬大風
流在老去西湖樂太平輝向見人每舉此詩因志於
此以補夢華之遺

西湖遊幸記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時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遊而春遊特盛焉承平時頭船如大綠間綠十樣錦百花寶勝明玉之類何啻百餘其次則不計其數皆華麗雅靚誇奇競好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任會恩賞禁省臺府貴璫要地大賈豪民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之號不爲過也

夷堅志 忠訓郎王良佐居臨安橋下初爲細民負擔販油後家道小康夫婦奉佛齋施無虛日淳熙初年二

月清旦焚香日中有塔影七層現於側黃碧璀璨若
新飾金書三字曰保叔塔佐竊自念此塔草創修治
全未咸繙我今自任其責乃捐力重建規模勝於承
平之時寺僧塑夫婦像於第一層上後買給使減斗
恩補官

堯山堂外紀永嘉甄龍友滑稽辯捷名冠一時嘗遊天
竺寺集詩語贊大士大書於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
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且曰是溫州狂生上曰

朕自識拔卿等勿阻也趣召入見上問曰卿名龍友
何義云然龍友倉猝不知所對上遂不懌龍友退乃
思得之曰陛下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龍
友之給捷而一時懵懂豈非榮進有數乎

西湖遊覽志甄龍友嘗游西湖作大佛頭贊云色如黃
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是一橛禪子多稱之

四朝聞見錄南山慈雲嶺下地名方家峪有劉婕妤寺
泉自鳳山而下注爲方池味甚甘美上揭鳳凰泉三
字乃于湖張紫薇孝祥所書夏執中爲后兄俗呼夏

國舅偶至寺中謂于湖書未工遂以已俸刊自所書
三字易之孝宗已嘗幸寺中識孝祥所書矣心實敬
之及再駕幸見于湖之扁已去所易者乃執中書上
不復他語但詔左右以斧劈爲薪幸寺僧藏于湖字
故在詔仍用孝祥書

咸淳臨安志謹東美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
大酒樽及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臨
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樽對酌東美不問臨亦不與
之語酒盡各散去

鶴林玉露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望
祭西京諸陵祝版詞蘊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乾道二年上幸白石教場登臺親
御甲冑指授方略命殿前馬步三司合教爲三陳戈
甲耀日旌旗蔽野衆師懼呼坐作擊刺無不中節上
大悅四年十一月又大閱於茅灘時冬日可愛士民
觀者如堵權主營殿前司公事王達因奉觴稱壽上
嘉獎之加諸軍中金四十鎰錢十萬餘緡淳熙四年
十二月又大閱於茅灘十年十一月又大閱於龍山

皆用此例志未嘗不在中原也

二老堂雜志壬午三日已亥晴與芮國器程泰之蔣子
禮出暗門上風篁嶺酌龍井入聖壽寺拜趙清獻公
蘇翰林僧辨才畫像觀乙亥二月與張德莊周孟覺
同遊時題字寺有海棠一株蓋蘇公手植僧頗有乾
道元祐間諸公談論自言得於其師云午飯後過長
耳相院泰之讀書處也與國器弈於山亭小酌而去
道傍有六通院無足觀遂由支徑叩鄧氏時思菴菴
僧導至石屋嵌空可愛進尋水樂洞聲如琴筑音節

天成以路僻人罕知者捨馬上煙霞嶺國器子禮至
中道憚其險予乃與泰之自往至寺亦懶矣少休秉
燭入洞深十二丈上下平闊近城郭不易得也歸飲
淨慈食雞甚美徵事戲爲聯句數十韻如日膳雙月
攘一之類語甚工

夢梁錄四月初八日聖福皇太后聖節文武官於廣化
寺啟祝聖道場滿散出西湖德生堂放生

謹按宋天禧四年守王欽若請以西湖爲放生池
慶元四年趙師聟創德生堂於石函橋西蓋指通
湖而言後所謂放生池特湖之一隅也

宋碑類鈔自紹興講和以來金使經由官私牌額悉以
紙蒙覆之隆興間金使往天竺山燒香過太學門臨
安尹命吏持紙幕太學二字有直學程宏圖者襯襆
立其下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儲才之地何歎於遠
譯堅執不令登梯吏以白尹尹以上聞阜陵嘉歎久
之遂免後循之

昨非菴日纂韓侂胄過南園山莊趙師畀偕行至東村
別墅宛然鄉井間見林薄中一牧童歌曰朝出耕田
暮飯牛林泉風月共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爭得功

名到白頭趙訶曰平章在此誰敢唐突跡牧童至草
廬屏上有詩云玉津園內行天討怨血空啼杜宇紅
後韓爲史彌遠誅於玉津園

鶴林玉露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
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常游其間甚喜
曰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旣出莊游他所忽聞
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笑益
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鶼鷀甘作村莊
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燁鑊煮刀刲

四朝聞見錄

臣察論侂胄鑿爲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

僭擬宮闈又曰舟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樂笑語
徹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謙簡慢宗廟罪宜
萬死蓋自寧壽觀梅亭而至太室之後山皆觀中地
也韓侂胄擅朝舊居於太廟側遂掩觀之山而有之
爲閱古堂爲閱古泉舊名青衣泉爲流觴軒水泉自青衣
下注於湖十有二折旁砌以瑪瑙泉流而下瀦於閱
古堂渾涵數畝有桃坡十有二級夜宴則殿巖用紅
燈數百出於桃坡之後以燭之其雲巖之最奇者曰

雲岫韓命程有徽校通鑑於中阤胄居之旣久歲累
月積剔奇抉勝洗石而雲根出剗土而泉脈見危峰
穩石淺灣深沼窈窕渟深疑爲洞天福地之居不類
其爲在天衢咫尺有旨盡給還寧壽命復爲禁地云
又慈福以南園賜侂胄有香山十樣錦之勝有奇石
爲十洞洞有亭頂畫以文錦香山本蜀守所獻高至
五丈出於沙蝕濤激之餘玲瓏壁立在凌風閣下皆
記所不載惟予已略具記於前集近聞併閱古記不
登於作記者之集又碑已仆懼後人無復考其詳今

併載二記云

陸游閩古泉記見山
水南園記見古蹟

七脩類藁杭吳山重陽菴有泉曰青衣洞泉臨安志杭
州府志皆以爲唐開成間道士韓道古遇青衣童子
入洞故云按洞宋爲寧壽觀之地韓侂胄鑿山爲園
作爲流觴曲水自青衣下注於壑十有二折瀦於閔
古堂前卽名泉爲閔古故當時言官論侂胄有創造
亭館震驚太廟之語蓋宋太廟正當泉下之山也又
考陸放翁閩古泉記則記中但言泉之甘寒清冽鋪
敘地景無青衣之事也又曰泉壁有開成五年道士

諸葛鑑元八分書而癸辛雜志載爲元年六月南嶽
道士邢令錢塘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俱不
言道士韓道古事也作記時寧宗嘉泰三年予意青
衣之事必見於嘉泰之後咸淳之前故陸記無而臨
安志有也今二志以爲開成非矣而洞記以爲見於
大德丁酉尤非也予又恐韓閱古訛而爲韓道古未
可知若夫建菴之日必開成年間鑿石之事可証矣
但恐名非重陽至大德間始有重陽之名故石壁又
有廣微子書大重陽菴字廣微元時天師也今菴記曰韓之

建菴無歲月是考之不精未知有八分題名之石刻
故泛云爾

四朝聞見錄出湧金門入柳洲上有龍王祠開禧中帥
臣趙師罿重塑五王像冕旒珪服畢具其中三像一
模韓侂胄像二模陳自強像三模師罿像時韓陳猶
在臺臣攻師罿唯於疏中及師罿自貌其像不敢斥
言韓陳云至今猶存未有易之者過此皆不識三人
者恐未必以予言爲信而易之然師罿之論疏可考

西湖志卷四十五

總校王詒壽分校

陳日壽
朱鑑校